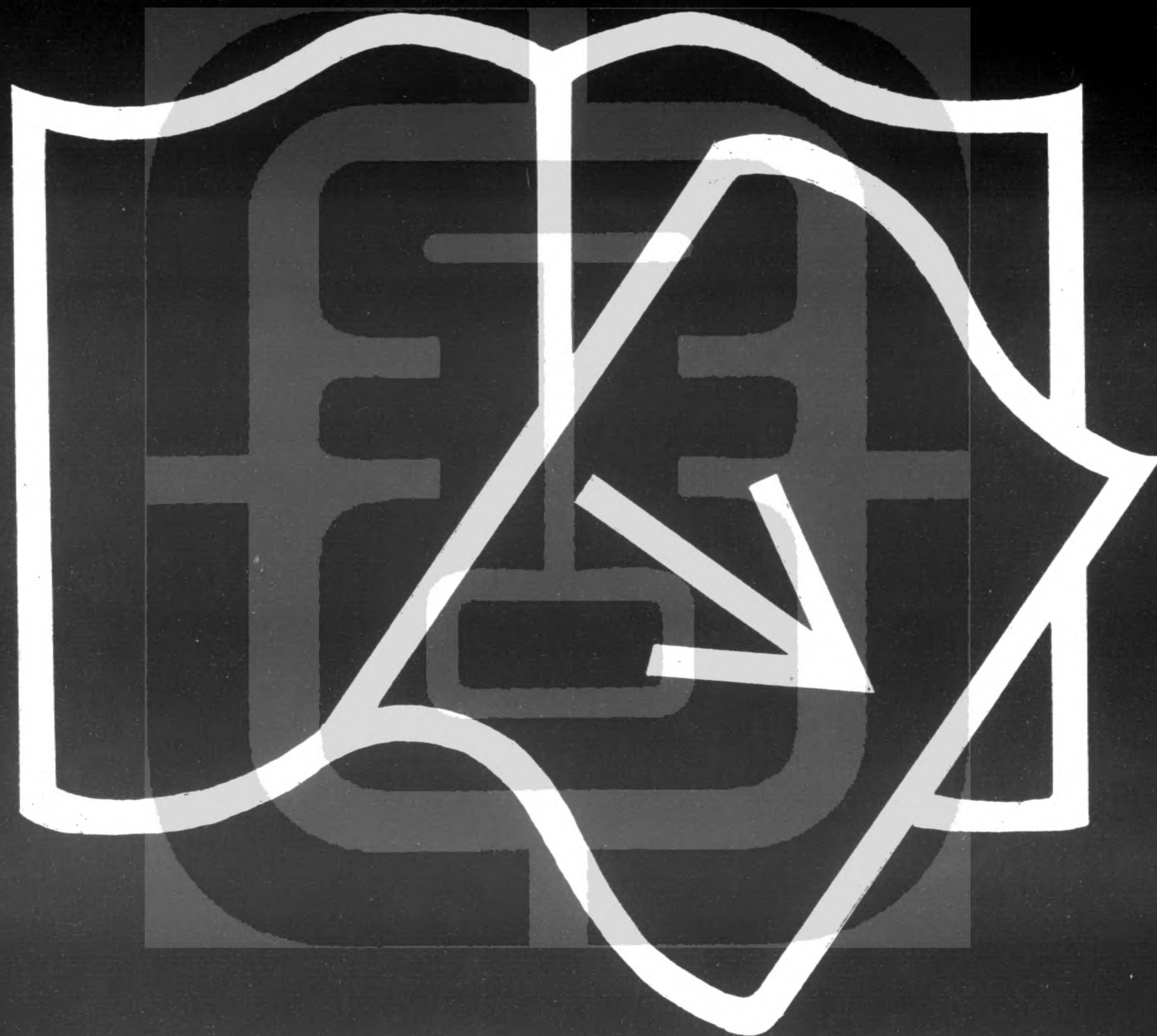


111







缺卷63



新鐫海上醫宗心領全帙上京記事卷之尾

海上懶翁黎氏纂輯

後學唐郿武春軒奉較

序辰方序丁夏長節屆秋成玉露兮悽涼金風兮慄烈  
鴻飛遵渚鴈陣驚寒爾乃靜坐書窓潛觀物理厭見蓮  
殘玉井好看菊綻金園驗得萬象之敷榮隨天運寒暑  
陰陽而無差錯也矧天生人綿薄空花娑娑地藐多戾  
風沴氣之薰蒸少得意風之潤澤得不月六淫釀百感  
未能舉納於和氣中良可嘆也每欲深明性命之學而



未能造其淵源友人授以懶翁心領一帙僅能湊贈心  
法指歸及其尾於醫案繼見上京記事卷莫非取用醫  
中底蘊其所從來公所隱居學醫二十年于茲不曾著  
脚城市懶翁命號豈不洵歟壬寅仲春因舊本鎮官目  
以知醫仰 聖旨傳本鎮官給兵護送上京奉侍湯  
藥纔年餘始得放回彼世之人有寸長片善猶侈然記  
之以爲一家之矣談况公是行咫尺天顏榮遇殊甚而  
其中有辭兵民廩給累啟年老乞回幸得俞允何有提

拔之力哉至如公暇嘗著三數詩章無他生平以詩自  
娛不避音韻聾牙或緣登覽而興懷或偶應心而拈管  
擬諸前輩李杜諸詩集陽春白雪高雅難尋格調品程  
僅窺宮墻之萬一辰有胞兄從弟及親朋皆來恭賀一  
以是司榮行爲之品題一以綺句逞之和答雖有失於  
過褒或流於俗詠公不欲屏蔽各存之以記其事此亦  
均善之可取也歟

黎景興甲辰秋孟上浣

蕉山居士號小竹齋拜序



景興壬寅四十三年孟春春光明媚花草爭妍余幽齋  
庭前數樹開花結寔含香帶雪疎影橫斜如湘妃危立  
凍蛟輦中逐段而行每聞異香西園平池逐魚出沒挹  
持月影水中吞波轉流鶯含得天梳頻向濃陰織弄辰  
携童登山縱目煙霞以供玩興或垂釣於迎風亭或撫  
琴於僻喧廬或在最廣亭觀書或於頓真堂對棋打睡  
隨意取樂日常帶醉而歸是月十二日見本處署鎮官  
差役目二人至庭具道本官恭賀未知何幹拆開視之

見二道文書一是抄來旨傳云內差兵番澤忠候奉  
旨傳又安處署鎮官琨嶺侯係唐豪縣逢舍社前尚書  
黎子黎有卓俗號朝黠徙居母墳香山縣情艷社應探  
問姓名量差鎮兵即刻術遁赴京待命奉 旨傳  
景興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是署鎮官手書致  
賀其畧云草萊之士一旦名達九重誠前程萬里不勝  
欣躍又言王命不俟駕應即日登程至永興鎮鎮兵各  
已齊備聽候進行那來人又密語云這事係正堂官舉



知視東宮王世子久染重恙此行非同小可當不今日  
夜倍道而行為上余見得一場利害不勝驚怖如呆如  
癡者半晌家人聞之知我者為我牽憂不知我者為我  
作喜一辰喧闐自不必說原來正堂官於四五年前奉  
鎮驩州曾邀余診治待以上賓坐則接席飲食優禮寔  
隆後平海寇有功回朝位列三公信用無比余聞之數  
年契濶如懸一物隱有深憂嘗與門人嘆曰我必不免  
一番勞碌進京煇耀王畿負故山花草今日之事恨余

入山之不深耳然伊官有姬公之才嘗謙恭以待天下  
之士况於我乎有為我解悶曰公蓄積深明性命之學  
不為良相亦不失為良醫雖彩埋光固是高致今九重  
知遇四海聞名亦豈非丈夫所事耶余愀然答曰物以  
花採人以虛名而得累於名曷若逃名之為趣耶辰余  
鬱鬱無聊徹夜不寐寐暗自忖曰少辰磨劍讀書十五載  
飄蕩江湖一無所得既乃物外功名結廬香山奉母讀  
書優遊於軒岐道藪保身濟人自以為得策一旦為虛



名所累至此又自慰曰余橫心困慮於醫道三十年來  
便集成心領一帙不敢私自傳授歎公于世奈力單功  
重難以自掩者鬼神誠感此行必有構會靈未可知也  
想去思來不覺喜動於色矣乃接待來使修書一封復  
命本鎮官那本鎮官素與余相親敏為我代啟備言哀  
老恭乞酌免不數日本鎮官又差屬衛票跡一道內言  
本鎮已撥取沿江船隻遞驛應作急起身若遲延恐有  
連累家兒亦苦勸之余度勢不得住即轉報道徒會集

於十四日度設先聖先賢大禮歌唱一場十六日道徒

以余遠行再設唱席十七日余整束圖書半担琴劍一

囊登舟取水路望永營而來辰賓客盈家或乞藥的或

餞送的留連縻阻

日將西沉方得進棹

余坐舟中含情對景客思

悠悠曷能自已乃口占一律云

流水何太急行人意款  
遲羣山分岸走一棹劈

煙飛沙雁親如送  
雲間香嶺樹太半已斜暉

是夕乘月而行江村寂

寂犬吠行舟一輪明月湧江流兩岸海潮迎客渡遠寺

送疎鐘殘霜迷遠樹數點漁燈寒共照一雙鷗鷺靖相



閑隨行諸道徒各把盞以消愁因吟一小律以叙情云

一江煙水靖客思滿閑河風重征帆急霜深去雁斜寒  
山來夜磬遠浦出漁歌今夕猶如此明朝且奈何

鷄鳴至永營維舟津頭少憇十八日早舍舟登岸入謁

署鎮官署鎮官累日待余因有先代諱辰已先回本貫

矣只留屬員整備本營兵料錢五貫以為盤費之需具

道本官有先忌回家不及面談有此微禮以將情耳又

加差文書員各府將本道軍二十人具軍需紵遞二十日

差文書官裝束起程惟隨行軍士以肩糧未備各各儆

賃午後方發行夕至金溪社駐肩文書官有賽謝禮

在伊社廟設敬舞一席乃邀余赴席辰靈主降附女童

在座搖倒談話有謂我曰聖母靈顯報應無差老師今

日進京如有所求盍來拜禱余曰凡人必求所得豈求

其失拙心本無願得復有何求童女聞之有微笑霖霖

文書官亦視余大笑夜半席闌各各回駐二十一用繩

早起行辰遇霖雨霏霏一隊行人不勝悽切前面千峰

排立石徑崎嶇余見征途跋涉艱難不覺失聲吟曰南



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向禁山行渡過禁江  
來鐵港辰嵐煙海霧羣岫迷茫正是一百六峯亦不知  
何處有僧來五步之中人物不辨惟聞猿啼鳥語在雲  
中一樣嵐煙山意趣對景生情似有所觸暗想道三十  
年來一場名利付之流水優遊林壑間一閒自為得策  
誰知既無名利心復作名利身蓋不能真遊一至於此  
因感懷一律自叙遯世從醫養一真不知為富豈知貧  
林泉款了三生道綸綉誰辭萬里身  
半担煙霞勞驛馬滿山猿鶴送征人是夕至東壘市號  
虛名自揣無他秘惶恐疎狂對聖君

間駐余將臨卧見一公人衣帽整整捧海蝦一盤置於庭  
前納頭便拜余問來的緣故他曰僕乃署鎮官牙平妻  
鄉在此有子方八歲患寒熱數月漸痊迺夜出尿塘間  
忽然昏沉諸醫以風治如今手足已得舒緩但熱甚昏  
迷不知人目張網背望尊師慈救援余知其小兒陰氣  
未全以患寒熱陰陽俱傷雖則風邪亦本正虛不知培  
固根本率用風藥陰愈耗則火愈熾故發而為喘目因  
筋枯而張乃許以六味作湯去澤瀉加班龍麥門煎服



至早伊人來云盡劑後熱已減半神識稍清覺饑求食  
已進得薄粥且言鄉中亦有數个名家見家兒保安要  
來丐藥余恐其牽絆乃用保胃氣方調養命從人來告  
文書官請先行以黃梅市駐為約伊亦因公事未完正  
要留駐在此只得許諾二十二日余將從人先行在巔  
西邊一帶連峯隱隱現現白雲間當途數座離羣小岫  
暮間白白黃黃裝野色行至龍山見古木交嘉一弓之  
地幽陰可愛落石如架而卑設得整齊仍許輿僕歇駐

迨玩移辰吟一小律題于石壁

依山崗作寺傍石架山  
鐘細雨描春草明霞落

晚松人吟殘照裏鳥語亂林中  
奉詔趨行驛勤勞笑懶翁

題罷促步而行至黃梅

市暮駐未見文書官來次早余令本營起行文書官午  
後始至伊官云某恐行驛不敷因本鎮恭命傳揀取另  
出諸城縣未足例要款催得幾人增入扛担以壯行色  
余曰此担錢糧頗輕何必掛慮二十三日早行金蒲蔓  
橋各下沿海祠遙遙拜望伊官問曰這位乃又安神第  
一最靈某遠來未得其詳余曰初年拙會過此質之故



老雖口傳差錯驗之宋史金人舟戰軍敗張世傑負昂  
帝赴海被波濤而溺后與二女附物而浮至海岸有村  
村人見之舍命救起後有私心皇后正色拒之村人慚  
而自溺皇后嘆曰我為斯人而生斯人為我而死豈有  
獨全之理乎乃投海而死二女哀慟亦投海而相隨後  
最靈顯沿海祀以為神至今香火不絕文書官嘆獎不  
已余因吟一聯云大宋基圖千古恨南天宇宙四辰春吟罷各迤迤運運  
而行至冷水溪清華又安見一顆行人立於道傍望余

恭參問乃傍邑人自京而回余亦停輿相答頌之方去

此辰鄉懷客思交生因口占一律以叙情驩愛分疆地羣山互送迎

樵歌雲路出鳥語谷風生伏石當途立是日春氣暄和

行步舒暢暮至土山市駐市中有屯兵清華鎮分一枝兵巡防在此

帶得許多兵器要來盤問縻阻及知有奉命乃各各四

合迺省且謝而去二十四日絕早進程辰陰雲四合密

地霜煙凜烈寒風重裘覺冷戰歷辰至豪門海岸一望

滄滄萬頃波濤漉然無際憶昔秦皇漢武多少心思鞭



石雲囊半影蓬萊終無可見一何謬舛之甚耶古人斷

以噬仕為宦海知浮沉之有危樑也余一邊極目煙波

一邊口占一律海岸驚行客蒼忙萬里秋波濤震鰲極雲霧起天樞浴日千重浪隨風一葉舟

古人嗟宦海深意在沉浮是日文書官差鎮兵揀取海船三隻渡過

巨岩社名海門登岸行料行駐二十五日從上道而行道下

過神符過數處尊陵皆下輿步行暮至市駐二十六日早

行午後過號臺渡來連渡縣市歇駐作午飯偶逢一人

著道衣道巾手持竹杖而來飄然有出塵之象余異之

詢於廬主廬主曰伊乃本居山寺住持僧精於算卜余命

藥童邀至廬中分賓主坐定曰聞公深明易理歎贊諸

前程一卦可乎僧者亦不推辭應曰官人今年若何歎

占某事當以誠求自有靈驗余乃一一詳告僧者精思

片刻遂大唱聲曰美哉吉哉的繫非常之事余曰君子

問灾不問福先生勿為隱諱僧者曰某袖占一課得元

首卦此君臣明良之象朱雀含書乘旺青龍居中白虎

居末貴人臨本命驛馬來行年果有徵召之應三傳俱



日干辰支六合魚水有緣蛟龍得兩全吉全美之兆也  
第可慮者白虎入囚來京得病余聞之暗忖曰此人學  
術精微形貌岩古必有出人之見可恨晚逢何能曲盡底  
蘊余將顛末寔說一番又曰我居窮山絕嶺成癖山  
雲海月一味幽閒戀戀不捨不知何辰更得返步與麋  
鹿並遊魚樵對話夕陽耶僧者聞言亦嗟嘆不已曰梁  
肉迷人臟腑而云何人之迷而公獨醒乎但這課應主  
客榮旺上下生合官人歸期未卜余聞之張數聲命藥

童遁將買卦錢厚贈僧者堅辭笑曰官人此行貧道願  
得京酒數杯足矣余卽遣從者徑詣酒店買取一壺好  
酒來伊欣然雙手接住不問下酒物滿酌一大碗張口  
含盃如龍雷捲浪一吸殆盡唾床下嗚聲稱快作揖而  
別余乃登野渡舟而行是夕至店駐文書官來余駐店  
謂余曰此行係是緊要公事我等行一日不上五十里  
昔領下十日至永營十一日至老師家今將半月了長  
途尚有六七日倘將事復啟如此延遲理寔可懼望老



師酌量擇彊壯者術從乘日起程深夜止宿倍道而行  
送強壯者術從貧弱者貸後余笑曰貴兄不必過慮雖  
十日旨傳至本家而余猶醫他方此段尋訪幾日更於  
途間風雨間阻如此一想今日雖已至於翰生羽化亦  
未必及期而至耶伊官笑曰勢不得不然談笑間茶罷  
各各歸寓二十七日鷄鳴促起行一路連山環立蓋地  
雲煙乳鹿望行踪而亂走宿鳥聞人語而影冲山巔辰  
朝曠初上宿霧半收一帶行人衣衫盡濕乃許歇駐山

号巴隊

上山館無人打起火來燎衣禦寒余令從人掃一石盤  
倚石盤古樹斜枝藥童燭茗行厨設早飯邀文書官共  
飲登高望遠意趣悠悠余誦古人詩句以遣懷不覺隨  
口曰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吟罷似有所觸默默將無奈文  
書官見余懷悶形於容色笑曰百般花草一局乾坤宛  
似香山風味老師觸景生情殊有鬱鬱不樂之狀文書  
官又曰老師差矣士君子之處世有二道出與處也處  
則抱道自樂出則以道濟辰老師晦跡深山一旦九重



知名大臣禮遇寔千載奇逢何乃爾哉余笑曰貴侯靈  
褒令人慚愧古人宏材飽學蘊畜經綸處則鏗彩埋光  
出則致君澤民拙學粗塗鴉才疎識淺於辰無用拾得  
薄藝隨身為幸不料一旦至此服不稱德非所幸也文  
書官曰拙曾見本官閒談意者老師高隱豈是醫名余  
笑曰焉有是理文書官又曰老師志如金石拙不敢多  
嘴聞吟咏甚多願得聞金玉餘音續紹獻笑以解悶可  
乎余喜曰抱琴者苦無知音高山流水君知之矣即呼

童携四寶來先唱一律

一百六峰巖霧迷人從三級上  
雲梯煙環沉綠橫天地螺髻浮

青赴海西嶺茗霜花傾於軒吟詩掛鳥向人  
啼每逢勝景為詩累繾綣辰餘始過溪

題罷遙來

求聒韻文書官看閱數四嘆曰老師之詩白雪陽春難  
於和也請搜索枯腸容許窮思數夕方敢獻醜乃相携  
下山兩行是日夕至雲床市駐二十八至薑橋駐三十  
日至盛烈橋駐文書官與余商議曰啟內言某日聞命  
某日起程某日至如何體式請一覽以便進遞與余看  
笑曰一一皆依老師途間算計但次日暮各宜就正堂



官營聞有公事否約定停當乃各就寢次日早文書官  
從左路望仁睦村徑取黃梅路從纏橋進城辰有從行  
道徒名總純言於余曰僕前年有心交友乃北客人之  
子小號名事居母貫在來潮隅獻南今移居姜亭之西  
門以醫為業僕見其人真誠孝友許以尊師心領帙伊  
自此日夜捧讀手不釋卷學術日進京中多有知名他  
常嘆恨千里不及宮墻徒然貼仰要來雲鄉拜謁奈老  
母在堂不能遠離設立一所祀尊師生位晨夕香燈以

為報德豈期天從人願使他得親拜接且自他家八城  
亦數里許從此路進城與纏橋相等僕欲先行報他未知  
如何余義其人而許之純得命先往余乃從左道而行  
將數里許已見他出迎於官道傍他見余不勝欣幸請  
入中堂拜謝歷說久渴之情留寓一宿款待甚厚余曰  
何必如此余與術送官乃文書官已約本日齊到正堂官營  
齊會這事係在緊急途間風雨牽阻今已至此豈宜更  
緩但我山居城都路徑却已忘了公當為我前道茶罷



起身令事者引道而行從武關望城門而入但見土城  
雖不甚高傍列女牆上面通馬路外邊密植竹柵下掘  
深濠濠中遍布鹿角約是十今堅固設捍門三重重重  
各列置兩邊軍排立刀鎗燦爛毫光飛落雪守門軍士  
見余一顆僕從而又帶來軍器盤問甚緊及知端的且  
認得又安鎮兵衣號始肯放行暫歇原來此地余初親  
曾遊學僑寓在此乃携筇閒步四傍嬉遊故地雖湖山  
如昨而佛殿亭臺官舍軍居一一已非前日樣行人如

織輿馬喧填徒增感慨乃叙懷一律

落魄江湖三十年  
偶隨丹鳳入長安

衣冠文物生中土  
樓館亭臺接遠天  
粗率染成山野性  
趨陪羞對玉堂仙  
少辰歷歷嬉遊處  
今日重來半不然

吟罷登輿而行從慶瑞宮門歷廣明亭過大興門向右  
路行半里許到正堂官營見營門高大可容行象兩傍  
設宿直店排列戎裝十分嚴整軍士日夜更宿盤問閒  
雜入余乃投飯店歇住從人備辦衣帽進入廂堂辰鈴  
閣已四鼓矣且說那廳上排設儀仗光華奪目庭前軍  
士往來如市余待立良久叩直日役長言上官在內室



不敢進稟守閤者余叩之伊曰老師乃是香山醫士名  
懶翁否余曰正是官人如何知我閤者曰常辰曾見上官談  
道又聞 聖旨宣召故知之老師宜少待上官入朝過  
此卽邀駕進謁理亦甚便余依言坐待片辰果見上官  
出啟人各各趨避屏息庭下置行轎一座前後儀仗分  
班侍立整齊余乃趨向庭前拜見座上准遽爭傳酌免  
邀來近前笑曰何日起程何日至京各各備陳上官顧  
謂侍立一少年小官者數句細語卽登輪入朝余亦未

知所之見小官來邀余回私室方知上官長子青年約  
二十上下相貌冠玉挹之同席余辭避再三小官謙遜  
不許乃分賓主而坐郡侯先啟道曰聞老師抱學懷才  
優游岩谷間琴樽自樂更深以濟人為心曾記家君屢  
屢稱嘆當今醫道無出其右拙一心思父幸一旦承顏  
寔三生有幸余謝曰山野疎狂何堪世伍郡侯賜此隆  
譽惶懼不勝郡侯乃命役者來中堅官營令守家軍士  
淨掃庭院鋪設床席頃刻回報役者去不移辰又來稟各



已齊做了郡侯曰營中喧鬧不便有家叔一蒙雖不甚寬廣而清幽可愛現今家叔奉行公事在山西鎮故畱此空營請老師就歇言罷起身挽余同往過內廳堂約數十步從小門而入見外廳中堂卧堂廚房甚是齊整郡侯就堂共坐閒談初辰余想這般公子王孫生長富貴慣習繁花及見那人學問淵博深明古今是非人情世味如已備嘗且勅性以謙絕無驕吝容色余見之愈加敬服天將暮始告別余令從者促行裝歇住其鎮兵

術送發放回鎮不題二月初一日尚早聞叩門聲甚急余令邀入見一役者喘息未定云乃是正堂官役目謂余曰有聖旨宣召老師傳命官猶待在上官駐所小人承命馳報已搬取本營軍備肩輿待入門外請老師立刻就府入待余乃整衣帽登輿來府門辰役者在前唱導遮輿大步而行勢如奔馬余被此一程跳蕩不勝勞苦行至後府門傳命者過二重門向左路而行余擡頭看辰見四方八面無處不樹木交加辰聞鳥語名花競發



風通天香行廊曲檻步步鈎連兩兩相對闈人傳報公  
役往來如織術士更守宮門出入有符因村曰余公家  
子弟生長京華一顆禁城無象不聞嘉惟府中事體但得  
聞之今親履其地始覺皇家富貴不比尋常乃吟一律  
以誌云 金戈術士攤千門正是南天第一尊  
凌碧漢珠簾玉檻照朝曦宮瓦每送清香陣  
苑辰間鸚鵡言山野未知行約數百步過幾處  
歇管地恍如漁父八桃源 闈門方  
至後馬軍宿直店店在大湖旁湖見竒木恠石店中楹  
欄曲折體制巧異正堂官每退朝歇宿在此見余至謂

傳旨官曰暮間已洞達了聖上頒許入侍東宮世子候  
脉與傳旨官而入要余隨行只與數个小黄門步至一  
大門侍衛軍士見余衣服頗異要來攔阻傳旨官曰有  
聖旨宣召乃許通之西廊達一大堂最是高廣兩邊架  
置御轎二座侍衛儀仗皆彫金漆中間高置金漆御床  
床上懸掛紅色軟床床前與左右几案鋪陳器皿皆非  
人間所常見余只得輸服略看俛首而行再過壁門至  
一高廣閣閣中椽棟上下皆裝紫漆色余細問傳旨官



曰前過大堂堂各捲蓬此閣名紫閣今世子所居御茶

故名茶房

呼藥為茶蓋以藥為葷也

辰茶房內侍坐八九人見正堂

官來並起身正堂官上座乃各各分次而坐正堂命余與諸人列坐在中行初余未曉後始知乃是六官兩院諸良醫也有預敘侍茶者在此日夜宿直見余來面面相窺或垂頭細語正堂官笑曰此公乃唐豪遠舍人之子僑寓于香山以醫名于世今奉聖旨宣召至京辰行中人有一人其頭帶地紗涼巾帽笑謂余曰老師認

知拙否余謝曰僕窮居山野卽今濟濟虞朝豈能相識伊人曰拙乃羅山安越人居家辰雷聞大名未曾一接余始知乃安越教官名職因僊田阮兼鎮官提舉侍醫藥得管兵部屬員受參同職余曰君侯貴居與拙不遠屢欲投謁冒達無由說話未訖傳命官來與正堂官細語正堂官起身謂余曰且少退早飯余隨正堂官前路至後馬店正堂官曰聖上御幸在此妃嬪環侍未敢進見故暫出分饌許余食見得銀盞金盤皆珍饈美馐始覺



大家風味食方訖又見侍近官飛奔來召正堂官八命  
余隨行至前茶房正堂官恐余錯路令尾之而行忽見  
開錦幔一處而入其中黑暗不知有無門戶重重帟帳  
每一重帟燒蠟燭一枚以引行路約過四五重錦帳達  
一廣室見坐一面金漆床在中間年方五六歲衣紅色  
帛衣左右侍立數員火圍燃起大燭一枚插銅架上床  
邊設一龍几朱漆金畫几上設錦褥橫庭一幅錦紗帟  
帟內宮人叢立燭焰紗籠粉面紅衣掩映參雜花香氣

氤滿室意是 聖上原御在龍几暫退入帟便余診視  
要得精詳辰余屏息站立侍命在遠側正堂官傳命余  
卽鞠躬向前四拜世子笑曰那人巧拜正堂官又傳命  
曰老倦許坐候脉余乃鞠躬就御床前坐診診畢聞帟  
中細語云許看形狀侍立一員內臣來御床邊稟請世  
子乃起身解衣立床邊許看余乃就背腹肢體細看一  
遍正堂官又傳命拜謝而出余卽起身拜了四拜見傳  
命一小黃門引余出至茶房就坐頃之正堂官始出謂



余曰老醫所見脉情如何應用何等方藥應一一啟計  
進納正堂官復謂余曰抱恙已半年來前日瘦削殆甚  
如今臄肉漸生觀此所稟欠厚又久病無補但投以陽  
藥則腹熱難堪投以陰藥則滯悶更甚今之所發散等  
氣味方為穩當乃令院左官取當用藥方來許余者閱  
正堂官原來舉余故有這等說話意欲投機且伊官素  
諳醫學雖識而未純每見談論猶有攻伐之意常曰有病  
當之邪去又補為至法然以余之見如此重帙飽煖臟  
腑柔脆更久病精思耗竭乾枯面無潤色肚大青筋四  
肢瘦削此本原顛傷之甚又偏用剋剝通利為功不知  
潛耗暗竭愈虛其虛為今之計不補何待但恐不久立  
倘得速功必然韉鎖糜人歸山無日不若以和緩方藥  
不中亦不遠耶又念曰余家祖父世受國恩我當竭誠  
以繼祖父之忠志余思索停當乃曰奉見聖體清瘦殆  
甚脉息細數陰陽虧損見當峻補脾腎二臟以固先天  
根本滋後天化源使正氣克於內病潛消於外不治病



而病自去矣辰正堂猶反覆開諭而余亦曉會正堂官  
曰公已立見不移則討論立方進納余乃依命備  
啟云奉候見六脉細數而無力右關更甚右尺更弱此  
脾之陰虛胃火獨亢不能藏陽陰火妄行故外見臌脹  
亦中空外浮之象當補脾土具坤柔之德則壞埠自平  
茲奉倣用白朮一刃米炒三次勿過焦 蒸地三刃炙  
燥入脾柔潤以補脾之陰 乾姜二刃炒黑 五味一刃水瀝肺氣以行治  
右各煎成稀膠每奉進下一小茶匕以濃煎神草湯化

服於半飽

下年右小臣恭有卓奉計

余寫完遞納正堂官熹者良久似有難色辰座中群醫  
起來觀者不許納諸袖中笑曰此公方論與我輩差殊  
遠甚正堂官乃命一內臣奉啟進納頃之正堂官起身  
命余隨行回後馬駐所茶罷少歇謂余曰長途勞碌且  
暫歸寓歇息倘有親朋邀請亦不可離寓以待  
聖旨出登肩輿回中堅官營旬日間京中親朋各來相  
訪契闊常情且說正堂自些日來在府中奉侍無刻回



家余亦不知所進方藥如何郡侯嘗來余寓彌日談笑  
或至夜深始歸情義周至一日見正堂官役目來余寓  
傳命云有以聖旨宣召公當立刻入侍余卽來郡侯營  
取隨候兵四人備肩輿入侍至後馬駐所待命辰盡未見  
傳報頃之見一小黃門乃正堂官家人秉蠟燭自禁中  
來就厨設暮飯與余同食謂余曰大官命老師且回所  
寓明早再來待向余耳邊細語曰恭喜恭喜聖上已准敘  
隨行軍二十率制祿放戶番勾稽職俸例為口分明日

聞命余聞之暗嘆曰以此入提舉豈其理乎飯罷那小

黃門取禁中夜行軍符

長五尺許兩頭以銀飾刻字名內差

引余出府門

一夜思量不能合眼忖曰由此提舉必不放過我若受  
命終亦難辭不若托病不入次早余遣家童將手札來  
長郡侯乞差入入府中稟正堂官云余夜感寒頭疼身  
熱坐立擅掉不能入侍頃之郡侯自來問安云這事已  
入府中稟家君了老師不必介懷請早得保安入侍必  
有不次升擢余曰郡侯何以知之郡侯曰廼者有公事



入府中見家君言老師啟計方藥院醫紛紛沮議未敢  
進御惟<sub>聖</sub>上御覽稱其深通醫理已准定敕賜余聞  
之憂形于色郡侯素知余有去志笑曰老師大才不堪  
蓋車因騏驥而不悅乎余起身向前作趨拜之狀郡侯  
慌忙起坐曰老師自進京以來拙得日夕趨陪多蒙進  
益有事請當寔告鑒盡底蘊以圖之余曰僕少有虹蜺  
之志而命蹇辰乖晦迹窮山以圖閑養今年已六旬耳  
聾眼花豈有求進况以多病而業醫不意大人一旦提  
拔至此君侯倘或見憐須為余一助縱然未得歸山亦  
猶<sub>能</sub>脫了名韁是幸郡侯笑曰老師熱病寔無藥可醫須  
得香山一杯水以內服香山一片雲以外塗自然立愈  
余笑曰郡侯飲上池水而能見人肺腑如是乎言罷各  
帶笑而別次早郡侯使人遞小札來云已與大人言但  
笑而不答且密報余可卧病勿與賓客通札余亦曰謹奉  
教數日後見郡侯來笑容滿面余暗知吾事濟矣曰拙  
已數次為言似有難意再以寔情苦請家君曰我初辰



不想伊無心功名我於君前深言其學術如今改是苦難  
處惟以衰老為辭我入侍仍報他來日詣府待命余聞  
之喜不自勝笑謂郡侯曰此辰正堂官意亦照了郡侯又  
曰拙觀家君一場言語想老師再與故山猿鶴訂盟誠  
不可負余又曰憑仗君侯救援想亦無難各談話片辰  
而別次早余就府中來待命不見正堂官問諸更宿軍士  
皆言 聖上幸東宮正堂官奉待在此余本值軍一人  
引路從府堂右門而行紆迴約一里許皆樓臺亭閣珠  
簾玉檻映水凌雲繞路奇花異草風遞天香美獸珍禽  
飛鳴跳躍平地起危峰幽陰凝老樹畫橋通曲水彩石  
作欄杆余且行且看寔不異二僊洲也終至東宮門遇正堂  
官退朝令余來駐所茶罷笑謂余曰公居林泉放逸成  
癖自進京入侍日夜奔馳方知勞碌余起身謝曰拙本  
多病又年老羸弱望大人垂情解救正堂官曰廼日我  
洞達公意姑畱外番奉侍已蒙准允公宜在寓所待命  
不可遠迓倘有所之當於常處恐有不辰宣召言未了



見內臣來召正堂官余乃謝回寓所郡侯來問故余將  
顛末細說一遍郡侯喜曰諺云八侯門深似海况家君與  
公如今去留不自由為之奈何余曰郡侯僕之泰山知  
僕者君侯也救僕者君侯也人力有回天前程未可逆  
觀各談笑片辰而別數日後正堂官退朝入謝辰有數  
員官僚陪坐在中堂亦有知余門第姓名者正堂官導了  
余事一員笑曰人以得官為喜此公以失官為幸何獨  
異於人耶古人云岩穴非公侯之在岩穴蓋岩穴風流  
不減公侯富貴耳余聞之歛容謝曰草萊賤士幸蒙夫  
人薦拔一旦九重簡知寔千載竒逢三生有幸奈何哀  
老不堪行立酸辛故不敢妄叨天祿自其福淺悔惜何  
勝一員曰見公童顏儼然如松柏凌霜必修養中似有  
所得但惜清幽而綴芟荷耳又一員曰使人皆伊周誰  
其為巢由正堂官笑曰士各有志耳頃之趨出辰余寓  
在中堅官營將月餘親朋訪問日夜往來續雜而正堂  
官營守門軍士盤問攔阻來者須有人認領方許通行



余自忖曰營內出入甚難且日夕量米稱柴僕從十餘人無以常繼廼辰郡侯曾問余從人多少正堂官欲許廩給余既不肯入人羈縻堅辭得免今可別尋營外賓朋往來且發濟藥資以供日用余冀計停當乃言於郡侯曰流落江湖三十餘年一旦至京京中親朋契濶常情日夜往來其中必多等待請寓營門外請君侯稟過大人使僕得便區處郡侯初辰不許遠移余苦乞再三方許諾余乃遣家人尋訪得於勁右隊軍營伊叫名示

同原他半生無嗣聞之以為天遇親來邀請余乃令人搬運行囊來他家居住他夫妻歡喜敬奉無所不至自正堂官營至此約數弓之地郡侯或三日或五日一來閒談其親愛自不必說且說余在京未及半月京中官員及軍士庸坊人多有知者或丐藥或求診乞方日夜不勝喧冗余暗忖曰初辰計在足供日用不覺所得更倍顧我此行無心富貴况求利乎豈能與人應酬廢寢安餐若是乃欲圖移寓而未得所辰有管待內左奇官



邗川侯少習舉業已歷郡庠後從父征勦有功登武路  
但一生多病屢來求藥見余每不治病而病除以為神  
異每有危病亦賴保安乃許入門受業余見其深誠許  
之伊官知余厭繁處不寓即暗自整理一所蓋營於本  
營之湖畔外廳內室客座廚房甚是閒靜始來相請余  
大喜移寓不同夫妻亦不欲余移寓那新寓與不同家後  
廂相去數百步但開後壁一小門晨夕款接甚勤自不  
必說且說余自移寓在此始得舒懷一夜月明如晝凭

欄危坐自想曰至京已數月餘故鄉未能歸省亦未曾  
移寸步屈指三十年來自想不入利鎖名疆之局如何  
今日更來甘為楚囚也耶思想一會不覺一聲長嘆命  
隨童烹茶獨啜卧睡忽聞隔湖邊湧出一聲嘹嘹亮亮  
潔若金蟬飲露斷斷續續清如白露結霜余恍然起來  
庭前探聽方知為西營弄笛也那辰新愁喚出舊愁因吟

一短律以寫懷

玉笛聲悠悠清霄與轉幽吹來千里月  
散作滿城秋樂極誰家趣情多旅客愁

蕭蕭天籟發  
禁鼓出樵夫

吟罷散步階前夜深就寢家山入夢直到



紅日當憲未起隨童急來喚醒曰郡侯等待門外多辰了  
余愜起來迎邀入中堂列坐郡侯曰前在數間軍房隘  
狹門對通衢何堪開冗今得此處清閒亦足稱高人靖  
養余曰多賴主人厚意辰邯川侯知郡侯至亦來就侯  
余出夜間聞笛聲詩相評亦皆稱讚郡侯曰樂極之句有  
所激乎余對曰然邯川侯曰秦下有否哀散之至靡不  
由於盛滿則傾故聖人有損盈益謙正謂此也因閒談  
片辰各散歸次早見役目郡侯將健卒五人來衣巾齊  
備余見之疑有遠行之故那役目曰本官見貴師新寓  
乃是閒寂頗此處最多穿墻穴壁葦恐有差錯稟過大  
官傳下量取本營前軍五卒日隨工役夜慎更守余謂  
曰我身得賴尊侯厚意周旋銘刻難忘當為我致辭多  
謝多謝役目等不肯許隨候軍在廳外居住原來余每  
行多借取郡侯守役官員往來求醫亦各許隨候軍得  
七八人侍內左軍二卒驍中軍一卒中勁軍一卒  
後湧軍一卒前雄軍一卒  
苟免之意率多懈怠惟前勇五卒畏守法律工役差行



甚得稱意如此足矣乃各致謝遣回只留前寧<sup>一</sup>中勁

<sup>一</sup>前勇<sup>五</sup>各許口糧令在廚房工役不題且說此辰京

中聞名而來者甚衆原來只見引文但傳言大臣舉知

聖旨宣召意以為若穴奇才醫之小術不足以比自此

縉紳弟子與儒學中人無日不羣來相訪或談今說古

論言醫道高下座上客嘗滿盃中茶不空余於此日與

人酌飲殊覺叢冗一日刑官名弼直<sup>安</sup>全監生名恒<sup>嫩</sup>柳

人訓導二公一名預一名務<sup>兄</sup>弟乃四公並諸逸士共

山西監生號清壺山南詩社號翠英各帶酒殺來余寓

暢飲問余曰聞先生既深明性命之學且詩思甚有李

杜風流必多篇什請不吝金玉許晚輩得探宮牆可乎

余謝曰詩以言志志必形於詩乎縱有溫集殘編亦皆

蕪辭俚語豈敢班門弄斧以貽笑柄諸公曰先生不可

過謙道同意合何必文吾余乃出於奉旨赴京日途間

感懷自叙一律適與諸公看閱員刑公曰淡而味和而

驕不言貴而言富真得意在言外也而得之含畜不盡



也諸監生曰一脉煙霞氣味誠隱者之流暮席闌各散  
次日諸公皆遣家童遞封札來余折開視之皆是酬和  
詩意仍存之以畱照云

**員刑公和詩**

引并

先生簪纓固有也釋而林泉幾何年歲矣識辰務者亦  
必有高卓處藏修許又游覽高深領袖山斗寔晚輩所  
不及今覩芝字巾沾煙霞濕語帶藥花香不勝怡悅之  
至又聞絕見得琴趣之高辰余坐間有七絃琴風雅襲人不覺景  
暮敢續貂見納為幸銖視簪纓去練真金沙銀雪不應貧一籠桂朮藥中物萬狀煙霞方

外身煇石染饒知味處焦桐恨少審音人  
弓旌此日軒岐會好清是民輔是君  
右晚輩員刑弼直拜和

嫩柳監生和詩引并芝臺黃卷半夏清風翁之樂趣也

翁全龜甲疊籌高尚蠱志也裁幸一陪席翁出途間所

咏述懷詩一章捧讀再三足見辭勁骨高而亦恨故山

之白石紫霞為翁戀也敢竊續貂奉和

胡麻西藥養天真生地優遠不我貧續斷琴棋山野容  
從容水石智仁身風騰遠志廉頑俗草煎靈砂活世入  
元備參苓堪補劑應調五味贊明君  
右晚輩嫩柳社黎恒拜

訓導官和詩兄莫就香山訂實真只看夫子樂而貧  
詩林泉修尔者同趣京國翻然道德身



只見滔滔無似我故應碌碌不如人晚成可見經綸會  
有是臣斯有是君右訓導廷碩拜和

訓導官和詩弟一腔理趣樂天真富貴焉能逼得貧  
在窟有香供勝客月窓無色富詞身

弓旌不覺非常典琴鶴終成自適人泉壑市城經歷震  
辰裁行止奉天君右訓導廷務拜和

山西監生和詩浩然正氣得天真歲月道遙不計貧八  
陣古今明體制三才天地會心身才非

姜傳能匡國望帖岐黃屢活人為我當為巢許語三皇  
四聖太平君右山西監生號清壺拜和

舊詩社和詩余少辰在京曾結得朋友十數人作詩社  
余來京人入星散惟有數人而已

領得齋心養得真無求愷富學類貪青山樂我三宜趣  
茶塞饒他百戰身路上塵埃行旅客庭前風月故知人

說余敢問三生計笑指靈丹故老君翠英拜和  
右南天德合御輝希道号翠英拜和

余者閱移辰曰員刑公自有詩家風味嫩柳監生山西

監生與二訓導儒家氣味似未脫俗翠英之詩凌空虛

說甚是可哂仍錄之以為勝覽自此余所作途中奉詔

之詩不意互相傳寫或三日或五日又見人遞呈與平

昔未會半面交者亦多有來和其所得甚多特存其可

者以記之知錦江縣官和詩公乃致仕左兵官  
故仕汪之子

禮庭詩案迴天真耳目從來賦不貪非有功名能清世  
故寧道德且藏身海東越甸之中地窓北義皇以上人

調劑平分匡國手敬憑強強養天君  
右晚生蘭毅愛蓮子鐔拜稿



南山監生和詩

厭隨名利樂存真義餌仁丹足療貧軒  
扁聖賢皆此道唐虞天地共吾身百般  
盡用千方藥一理推窮萬古人廊廟江湖惟所遇清吾  
民亦輔吾君右晚生爰中蓮亭子陳阮佺温如拜稿

蓋僉兵官和詩

杏林樞斗養天真到底方知道未貧耳  
目不孤玄造予髮膚遺下宰官身迭嘗  
濃淡之間色便是羲和以上人剩喜風雲遭際會阜夢  
為佐舜為君右天福氏述齋拜稿

三帶府訓導和詩

引并朕因訪友幸挹餘光敬詢之則簪

纓花胄泉石僊翁醫業靈丹愈允弓旌之命令即途中  
自述其清風高致不惟世道一嘆獎而其詩淡而味樸  
而文尤翰墨騷翁之所難能者晚生歆羨不置敬復原

題頓覺工前弄斧聊備一笑云

頤養從容見性真積知  
天賦不為貧回春水石

舒雙眼壽世參茲任一身熊掌風傳媒訪使馬蹄香送  
撲貼又冠紳故地今重賞甘遂生平喜得君右晚輩  
三帶府訓導  
土塊人和詩  
引并  
官傳來

客朝盜誦瑤編足知風韻何必見其人而後得其高志  
哉嗚呼其有恨不得一面何哉誠造物之不情也雖然  
未災休光而竊聆珠玉是亦為一幸也愛才一塊性子  
不覺其慕之深謹依原韻續成以道讚揚殊覺塗鴉無  
韻固不足以擬玉壺春畫之傍而一番想望之誠何能



無言以發便不冀得高低經目者願以情會情勿以詩

之工拙諉人可也一服英雄認得真如公抱道不宜貧少年扁鵲軒岐學今日朝廷社稷身

孔孟家庭陶瓦闕巢由心迹白元人故山松竹無相妬龍肚髻黃始得君右土塊人氏存謙子臨高時筆影和

萬寧州官和詩引并而余所得見於和詩引三卷伊人從何

竊誦珠玉格言久已神交紙上曷勝仰止自愧身縻形

役未能瞻範遙聆教益以舒景暮之情用托蕪辭以伸

積悃倘蒙不棄教之是幸玄晏先生善養真結廬海上樂忘貧晚菽早韭無多事明

月清風自在身松發軒岐堪造極快成珠玉懶投八格言每烟頌山斗漸愧綠堅御李君右寧陽潘良孺拜書

一日侍內左官朝退來寓間談謂余曰老師名振畿內

不但請醫乞藥當今縉紳名家子弟無不挹仰高風多

有思慕而欲求謁者廼間者在前雄左官震云老師所

作觀者無不稱賞僕雖武人不學亦知欣躍願和成一

律遞呈以供笑柄賦予原來得性真道克為富不為貧玄黃笑傲舒雙眼蒼赤安危係一身

祇為綸音榮野色難將冷眼看辰人行藏用舍須如此到底方知我亦君右耶川侯拜和

余反覆誦讀曰不意君侯詩情巧妙如此僕茲後有風

月一律談笑間見雄左軍排門而入笑曰二公高吟浪



誦甚有佳興僕亦有拙辭特來獻笑乃出諸袖中却川  
侯接來先看原來雄左官乃前萊石人署諒山鎮守吳  
黃甲之養子前在驩州與余幾度往來書札而未能一  
叙前應舉與國子監生後有陳言稱旨特放管雄左軍  
余至京辰先來尋訪因公事又別去至此始來那那侯  
看了滿口稱揚余接來觀省見自引並詩且驚曰君侯  
何處得來雄左官笑曰大叔余與前探花乃一門交友  
盛名朝市共聞又京中三尺童皆能閒誦僕豈不得聞

乎余笑曰君侯令人慙愧又想曰此人素有詩名故語

脈清新的有詩家風味辰談罷茶歇香消席散因錄之

以知佳勝

**雄左官和詩**

引并

江天今手二十餘年半

席肚談渴塵未瀉別來叢冗瞻仰遙踪肅賡原韻

自少神交意氣真年來同病又同貧此言余與他  
偷閒處畫餅寧知誤此身翔伊覽輝公是鳳乘軒窮祿

我如人何緣重訂香山會斯夕將相祝聖君  
右首辰人及南佳亭阮吳登于岸拜稿

一日有本居人見任河花訓導來與余叙別回香山余

得便寄書札回及寄數色京物訓導又言在京做一小



官日月淹留行囊告罄負余所許貸數十緡不勝欣幸  
謝別而去是夕余獨坐無聊又想故山明月當窓縷縷  
長情不能自掩夜深倦睡窓裡然愁竟傍枕不肯睡聞  
鳥飛鳴忽然驚醒一點燈殘依依在壁余命隨童抱琴  
來轉調久之揆聽得音韻要涼而止又命烹茶來纔啜  
數盃又覺無味而又去庭前散步強吟一二小律以自  
慰其一 醒後未歸去階前月又生平湖起秋色獨鳥  
作離聲每得連山夢依然帝城若愚原且  
智何我其二 夜坐偏岑寂雲邊咱雁過湖明深得月樹  
弄虛名 古強開花茶歇詩依少琴餘客思後

鳴失度星 斗滿開河 一日夜二更余臨卧見隨侯軍八報云門外

有二个燈籠引軟床一座甚盛不知是甚員衙余忙起  
身立待乃見郡侯來邀入共坐余驚問曰君侯夜間而  
來必有何幹伊官曰承家君命來問藥品原日間有人  
啟進藥方內計神草不知氣味如何曾已遍尋本草而  
不見下落故特來請問庶得明知製藥余乃取紙筆詳  
寫遞來郡侯得了不及啜茶作別復去因付曰自赴京  
來每每入見正堂官伊官以隆禮自待問藥乃小事而



使其子敬待如此則我之歸期未可卜余乃將所作之詩寄與郡侯使知余旆思鄉懷幸其道達蓋自余乞得在外奉侍屢請郡侯言於正堂官用力救解庶得萬計千求終不可得郡侯乃將余所作之詩遞呈家君又力請一番而正堂官觀詩反覆細看含笑而已辰巳五月余有家先諱辰具啟乞歸故鄉終亦不許蓋這日雖不果用余計方每有所用藥方再許參省辰世子病劇余知其不得離寓乃備用香燈設祀於寓所一日有郡主

被胎漏病其夫附馬恭

乃冠郡公之子  
典余居本縣

使人來邀且備

言隣里之情余乃就診意欲畱余駐此數日調停余告以正堂戒不許離寓以待聖旨宣召說了他亦無言豈知郡主暗差侍婢迅就府中啟請畱余調護御判那人老病不堪使仁乃別差右院首番來各附馬以其事實告余自得此消息始知正堂官寔已上達已意但伊官一生多病故不肯放余故出於托公之計余即詣郡侯家備說此意郡侯曰家君素待人以誠本無他意見老



師十分敬愛不欲相遠耳老師既無心久留焉有不從  
之理廼者老師所作之詩家君雖不明言且暗有咨嘆  
之意必歸山之計不日可遂余喜自嘆曰古人吟詩能  
驚鬼神拙之詩亦能感動王侯詩之有益誠不差矣又  
誦客舍遇雨感懷與弊友員刑官同賦與對月書懷各  
一篇與郡侯各道志吟詩有諸中必形諸外僕如今似  
醉似癡君侯可不憐念乎

**其客舍遇雨感懷詩云**

狂風驟雨忽然生客舍蕭蕭萬縷情遠樹含烟雲外暗  
平朔吹浪水中明歸巢暮鳥今羣去何處疎鐘報曉鳴

不謂苦茶能却睡  
應知此夜夢雄成

**其對月書懷詩云**

認得香山一片月如何夜夜照神京倚樓歌管千回醉  
近水亭臺萬色生但覺清添筵上曲應知淡逼旗中情  
願真堂上今宵會  
莫鼓瑤琴作怨聲

郡侯問曰願真堂在何處余曰乃

僕家中堂樹木陰森甚是幽爽每見明月聚兒孫飲酒  
作樂郡侯笑曰古人有思尊鱸而去官老師清逸樂趣  
過於尊鱸焉得不倦倦而思歸乎又曰老師宜精寫二  
詩使家童又乘便遞呈余乃謝別回寓怪將筆紙寫完  
遣家童遞至郡侯家余之家兄諒山鎮守公堂弟諒山



督同官與余約會在家鄉以不見回回家修理家乃各

來京相訪與從兄弟侄孫亦皆來家兄見案上許多詩

集與督同公看閱移辰曰真好會也我等可無一語耶

辰孫侄了了請和原韻各回寓所數日後各編成稿遞

來余捧讀移辰不勝欣幸乃錄之以記其事

**諒山鎮守官和詩**

龍虎丹頭練得真軒岐篋笥不為貧  
雲漢雅樂逃名趣芝朮詞頤自在身  
岩谷乍傳新詔命江山如恋首迤人匡林自古多奇逸  
國手如今正屬君右銀壺居士莊訂原韻

**諒山督同官和詩**

淄淄名利斃存真肥遯如兄未是貧  
鉛汞有丹和扁手岩溪無事呂鍾身  
一州童叟各新寵萬里賓朋喜故人匡國尚彈忠愛節  
吾家福澤莫非君右堂弟豪漢恭和拜

**員刑公和詩**

漢龍皆畫一楊琴書度外貧花草  
香傳新詔命江山彩煥首河人喜公放懶  
皆成用笑我疎狂甚異人敬學雙南同此病却嫌才學  
不如君及南乃確左官号本与員刑官為心友故有是句右弟員刑察淡如拜上

**堂弟十公子和詩**

香山深隱樂天真剝枣烹菘不謂貧  
鉛汞有功春滿面清洵無累德克身  
不持詔書聞遂陶更施奇秘活鄉人小生郊餓將何謂  
謂語吾兄報聖君又葫蘆境上地藏真賦予聰明不予

貧和扁篋瓢經妙手呂伊丹昂已隨身待珍席上勤明  
詔醫國名高望異人既出好憑龍鳳迹躋民壽域太平

君右玉壺居士

**知御天縣和詩**

引并

驩州風景多奇麗吾伯于香山之情艷卜居以醫濟人



隱於醫以頤性命丘壑開容枿梓鄉情賓朋樂會吾伯  
此出想非林壑之所能廢聖德褒優安養故山之歸有  
日侄遠宰小邑偶沾賤恙前日蒙調以良方青囊之秘  
刻日奏功欣幸之情自不能已爰和初被徵辰途中所  
作詩願其惠賜教正不勝感荷

避塵久矣泰天真不把痴情話富貧驛路千童丹詔命  
煙霞兩鬢懶翁身乍陪京國新醫士知是香山首主人  
賤恙有緣蒙診視正欣方餌伏桐君敬之拜具

外甥陳監生和詩

半袖良方假即真春回在在不遺貧  
丹溪道味都經眼黃老聞陳便致身

壽世希祈遵上哲煥綸寧覺異中人此行此會皆期外  
福祉仁基又聖君又岩藪綸音嚮道真世知貴遍換  
斯貧柴門昔也芝為友逐閭令而道狗身鶴侶已移  
夏容錦堂不似縉紳人匡從儒出真王道下澤斯民上  
致君右上唐士拜却說郡侯妻有病邀余入診知其

男胎已三月投以湯藥數劑而安後正堂官一門無人  
不來求藥其中有廣安鎮官與余情義尤厚母與妹有  
病悉心調治皆得保安如前寧後勇驥中亦往來相契  
多賴湯劑自是閒話一日余問郡侯曰僕何日得歸郡  
侯曰已漸有梳矣余又問前所遞二詩尊意有憐否郡



侯曰家君覺讀再三嘆獎不已曰公意趣素所不負林  
丘蘊約矣其情不可強使我當圖之余聞得這話如獲  
重寶先生眉宇乃與郡侯烹茶對飲忽見一人衣帽立  
於余之傍張目審視郡侯大笑以手指他又以手指余  
又以手指其口他以手指余又以手加額上又以兩手  
習習如飛鳥兩足跳跳如奔馬余乃驚曰如何而彼得  
知絕為癡然呆然不知其故郡侯曰彼乃聾啞人疾雷  
不聽半字難言又不識字如何彼有召命至此余曰彼

手足搖掉是何故郡侯曰彼畫額上乃言君主也指口  
是旨召也手招乃來也足跳乃行也余聞之亦大笑不  
已辰有蟹知錦江縣同坐郡侯請余賦一詩令錦江同  
賦以記其異且辰余因喜意揚揚不暇思索 詩云

造物予人賦以全如何此輩得其偏可同豫讓忠君日  
何異韓侯引壽年萬里雷霆心自若百般世事意仍然  
此生一目無餘事 錦江公見之曰老師詩才峻捷人所  
手指頭傳秘肯宣

難及僕不敢弄斧以獻笑郡侯亦默然各皆稱獎而已  
頃之見余家童來細言有一公到富慶僕從十餘人云



是知府官等待多辰余乃告別而回初對似不相識久之認是故人挽八同坐各叙契闊之情伊人言有以病要求醫藥余問詳的許以湯藥數劑曰病情猶反側試投數劑後得差減如何方擬調補款待笑談將暮而歸原那公乃余妻族舅懷安阮舍人見任先與知府平昔與余深自敬愛來日那府公俾家人來許短律詩一首具言盡劑諸症各減八九惟飲食未進再請繼服余許以膏丸製法詩云

三十年前有故知音容萬里久遐思王幾今日聲名重幸得良方壽老兒

一日見軍士二人來余寓外廳問諸隨候軍曰聞又安有醫師奉旨至京居住何處余聞之令呼來問是何處名軍問那醫師何事曰僕錦衣衛軍士承本官命尋訪那師未知端的或求藥或來請住處僕寔不知余笑曰醫師乃我也不知伊官已幾日他曰已五日矣余曰公等回報這醫師請本官遠來他得信去了原伊官與余少辰心友余相別三十年來未能一面余至京辰已使人訪問但伊官有公事他所未及來告故伊官回京知



余來乃遍處尋訪再說那象軍去不移辰果見伊官至  
余出門迎接相携而入伊官長於余一歲雖髮半白齒  
盡落神氣爽然於座間各叙寒暄悲喜交并自不必言  
又歷問昔辰事則物換星移十將八九古人云英雄不  
淡離別間奈於死生何相對含淚渣然不勝悽慘余乃  
將途間題咏與賓朋唱和自相評閱以解悶是夜伊官  
與余同宿半壁殘燈數盃苦茗相與說昔談今鷄鳴始  
得合眼平明伊官起曰本術官軍有侍朝事例乃作別

而去至暮見伊官齋殺饌與小札來余折開乃是和赴

京詩韻

本來疏懶保天真期襲軒岐任富貧薤薤益堅  
巢父志詔書乍屈子陵身林泉肯負鹿麋友城

市何堪名利人臣下寸丹自是或伊官來余寓或余來  
無可奈何行藏分內仰明君

伊官營與家人齋送殺饌日日往來自不必說一日早

辰見錦江縣軍多帶從人來余寓曰有京北憲使官驩

人携謙公因回京聞貴師大名欲來投謁恐旌次相撓先委

小可將從人特來迎候乃作古詩一律此是伊官迺呈

詩云良醫對良相容易豈須來已囑故請此意豈相  
猜江山有拙翁柴扉不虛開海上有懶翁鶴駕與



馮鞋懶來亦拙請飲啄都安排  
右江山拙翁養軒好德氏拜上 錦江公又曰伊官

有言請貴師念同郡之情勿吝一往余曰大官乃同郡  
雖所居不遠但仰謁無由今既下顧敢不如命乃與錦  
江公各登程至門已見伊官拱立於庭前迎接余見之  
忙下輿來鞠躬而入伊官主余與錦江公陪坐左右伊  
官曰僕有痼疾遍醫無功與老師雖是同郡久聞大名  
無緣相會不意天假其便更得相遇豈非飲啄都安排  
乎余曰山野愚庸粗諳小術何敢當此盛辭頃之厨子

獻飯待童獻水極其豪侈茶罷乃求診余見六脉如絲  
兩尺似無但暗驚曰可惜那公難享遐齡余仍憑脉說  
症幸得符合伊官嘆曰果然名下不虛恨我相見之晚  
也乃乞藥方余曰處方宜曲盡精思始得穩當今坐間  
遑遽請次早遞呈錦江公曰迺者僕來求方藥老師診  
之再三方許藥如此慎用安得不靈乎俄而南山該道  
官杜黃甲適至乃各拱立要上同席杜黃甲問憲使官  
曰此是何名公憲使官戲之曰香山隱者此其人也杜



黃甲笑曰豈非海上懶翁乎憲使官曰然杜黃甲曰僕亦久聞大名未能一面今渾家偶有危病欲存人來迎又恐老師不肯遠顧方疑惑間幸而覲止如今幸得相逢請許一方以為調補余曰醫司人命為念勤勞分內有所不辭敢有怠慢疎放乎杜黃甲乃備言顛末余許以湯丸二劑錦江公請曰僕家堂亦有久恙原不敢相煩因家在左邊請老師辱臨幸蒙不淺乃各各辭別來錦江公家其父乃左兵官任端辰已致仕猶留在京至

診脈許方了諸公子邀來湖邊水榭烹茶閒談但見一頃平湖約千畝任還水鳥弄波光跳躍遊魚爭葉落湖心蘋浪飄風騰岸畔閒花連夜發湖之前又築小堤半月形堤內皆種白蓮堤邊古樹交陰名花吐艷庭前數樹老梅倦卧石床窗外幾行綠竹影侵書案野鶴孤立見寒生百花如對話觸目生光說不盡幽閒風味屢諸公索詩余曰諸君先唱我請續貂皆不肯首出余乃援筆題一小律云

老相崇涼景亭臺向水邊  
窻明多得月  
秋老尚開蓮葉落  
遊魚躍花叢  
野鶴眠



名茶邀客飲談笑出香煙  
右貧匿恭氏別号海上懶翁題

余題罷致仕官令取來覽河謂曰清新可愛命粘之樹

壁錦江公亦和之其詞云先生德邵年尊有軒岐手

段有李杜詩才而雅致逸情又飄飄然高士又人才子

多願與之遊者鑄遠宰一邑得見先生最後微幸垂情

及惠之良方贈以佳句多情厚貺佩德不忘謹述蕪辭

以續詩云招邀雲鶴侶初適水雲邊好客垂青眼澄波

坐榻生五色煙復日晚余辭別歸寓諸公子相送出門

柳榆不忍別之狀一日中雄官使人來乞詩因備言本

官有一輕船每行水面快捷如奔馬每有登舟輒傾側

如醉人本官愛其跳揚命名醉翁船曾得騷翁題咏一

首再請貴師一律乃將原韻呈上其詩云

任是渠家倒共顛醉而不醉愛吾船市詞肯許辰人會

水上曾令俗物遷每得趣辰堪載月於狂吟日可為仙

昂藏自有操持死余覽之問那人曰此是何人所作他

曰京北杜監生余曰此詩未得船意那官亦謂不寫船

名甚失題意然此辰甚沒興余曰貴役且回覆日暇余



自當遞來待數日吟成令家童遞上其詩云

不為狂調作倒顛醉翁吾以命吾船傳盃盞終難滿  
起舞蹉跎步致遠重載只堪江上月遙吟何負酒中仙  
昂藏自是初時操數日後鄧小姐來遙見凡上二詩曰  
石柱回看在晚年

尊伯之詩深得題意內絕句清新飄逸無比惟船與家  
乃容人之器而以顛倒自比似非好處小侄和之可乎

余曰賢侄試為之瞬息間果見詩完遞與余看詩云

柳絮迎人舞倒顛醉翁乘興上輕船携松帶菊盃酬醉  
飲月歌風棹轉遷水石隨情蓬底客煙霞養性酒中仙  
渡頭帆捲遙魚問余曰賢侄詩才甚敏真不負先君教  
誨

誨原來鄧小姐乃後馬公之女公生平曾與中正官暨

余三人結為異姓兄弟肝膽相照中正官於平南日遇

害後馬公亦病故在京比余至京日造其故居奠數杯

薄情於一哭耳小姐視余猶親生一般日日往來定省

真情可見一日邯川侯來余寓見談話間如有難色或

欲言再三而又止余驚曰君侯與僕日日相親情義周

至每事相告無隱今日如此難狀或者余有違道處而

不忍啟齒耶邯侯曰焉有此理僕幸得與老師交遊常



執弟子之禮道義何疵只以此居乃家兄別室因有事  
回鄉畱此空營特請老師暫住亦硬路入待萬無得歸  
之理不日必有放許兵民那辰却當請地造營為便今  
已月餘僕猶畱住在家前面湖旁有一空地可居嘗欲  
構成別室請老師安歇始許家兄回來蓋宅豈期僕又  
奉命監考諸軍射銃本務紛繁自無暇隙故不能造就  
如今僕家外廳亦且寬廣請老師少待湖旁成室數日  
就住不然安廣官營亦是閒靜未知尊師意下何如余  
聞之笑曰大丈夫相期何乃屑屑如是僕當圖之請勿  
掛念伊官聞得這話似有喜色乃付曰伊官外廳軍士  
往來叢雜無可居矣安廣官營內外屋宇而其營四邊  
無墻壁比地偷盜又多更為不穩余有新知後澤官在  
湖旁連絡數座兼之地高水潔可急報他別設一所使  
卽移寓停當乃修札與邛川侯告别聞邛川侯見此不  
勝悒悒之情乃復札與詩一首遞來其札云  
以聞大名如雷灌耳每以不識韓為恨 先生駟安赴



關得夤緣其教誨殊覺多幸每欲朝夕承接春風無負  
忘年一邂逅也曩日進程有茅廬在此權作棲鳳之所  
荷先生不棄相與周旋厚貺深得醇醉祇令家兄赴京  
拙寔難能發言先生欲圖從武非其本心每耿耿不  
忍相捨如在安廣官營疎闊不便當移於拙家外廳可  
容膝何須遠涉蓮湖使拙性然若有所失也這等裏情  
如少思二者之間姑擇其一苟且暫駐早晚拙當別榻  
一舍旬日便完為先生之高臥窓也言之不盡乃發於

詩席寫其真情耳其詩云

同上京詩韻

商山書下履中真德邵年尊道不貧舊吝珍言無隱尔  
定知石上有前身馬牛相及皆洪和坤與余皆肥瘠難能

療別人今日此情無限恨一腸心緒付天君  
右即川侯登程述依原韻叙情拜上海上翁座下

又寫云以心知心  
蓋亦不得已也余覽之亦且動心似難告别矣且事

或出於不得已非伊本心余乃復書和之其書云懶被

召至京半担行囊東轎西寓幸得尊侯待之以誠十旬

餘風雨庇蔭益資願想不日事解琴劍回山豈料羈縻

至此再有隔別雖咫尺而尊侯情情無奈發之於詩使



懶益增感嘆之情作一唐詩以奉答其詩云

深情高誼出天真啣結無由志愈貧暮鼓晨鍾推旅夢東僑西寓累徇身青山首約何無分紫閣前程苦告人四海賓朋雖滿座心知還有幾如辰余寓隔壁間乃擇君右貧區懶拜和

優右官營伊堂有腹冷病余許以方藥漸得半愈其妻亦有十年痼疾求治經二月而安聞余要余寓詢之邯川侯乃不先告自將中堂一連三間皆是瓦屋粉壁設床席整齊庭前竒木恠石花草芬芳外廳三間作客座一間作廚房洒掃潔淨四邊分別內外開門戶以便出入各各區畫停當始來邀余余亦不知其故恐其相擾但深謝厚情不肯就寓他夫妻反覆苦請曰老師不顧夫妻真心請暫過試過一者余來果見內外房屋都已整設忖曰他夫妻如此遠絕之可乎乃許移寓焉邯川侯知之喜不自勝亦來相會原那擇擾官乃邯川侯之祖叔先朝奉敎一區官土因此本族共居二營相接擇優官又開一小門以便邯川侯往來余與二公相覈之情愈日愈深茲來李去擇優官亦深誠家人不許往來



余寓其敬待如此余自得此地心滿意足一夕乘月臨  
軒見得疎竹迤風篩淡影幽花含露出微香正是可景  
茶童嗜茗凭欄獨酌偶得弟妹員刑公來說些心事余  
喜不自勝相與歡飲員刑公曰如此良霄明月清風無  
負我何我自負耶余曰好說公當與我共賦乃以夜月  
烹茶話苜為題更清烹鯨為韻余先唱云  
夢覺人千里歌殘夜二更甘言無通耳苦茗不須烹星  
斗彗詩句吟餘教騎鯨  
員刑公和云  
助我吟吟依露當窓月色清好談詩萬岫不  
覺夜三更樵客心如火茶童手倦烹刁舌

何家急疑是 遠鐘鯨 吟罷二人各迭唱古詩自相評閱更深方

就寢明日員刑公以事告別嫩柳豎生因回驩州自來  
作別余曰我與公皆為長安客公則之南之北而我則  
為籠中之鳥去就無由愁留悵別為之奈何乃吟一短  
律以贈之其詞云 交情雖淺真義自深必也同類相  
求同道相孚一日不見猶云遠矣况萬里歸驂懶能無悵  
乎從斯客舍蕭蕭晨風夜月三盃茶罷談詩誰與我借  
况於途間每逢名勝或唱或吟能忘懷乎然情至無言



還發於詩以自叙云

今携何黯黯誰語為情多柳岸含  
金色香山照玉娥樵樓奪鼓角客

思動閩河共約冬嫩柳公於坐間索紙筆以答之詞云

前後三秋且奈何古云與一夕語勝似滿腔詩恒今拜挹風光亦既佩衣

德言矣况也頻蒙拜和不覺手之舞足之蹈爰述鄙俚

奉和

香陪為日少柳贈寄悵多鄭重維青艇躊躇望素  
斌往來皆旅客酬唱只閩河雖有重逢約今期且

奈何

右荷爰晚輩二人各執所贈閱讀再四似不勝  
恭恒拜上

情談笑間雖疆為之容而悒悒憂愁動於聲色數盃茶

罷告別矣一日員公來余寓說些方藥閒談片辰且曰

前者僕所和之詩為病所累甚是沒興草草相就請老

師勿哂余曰兄詩如連山斷嶺脉絡不絕纖新如當空

明月真得詩家妙旨豈容致喙乎伊公曰老師勿過譽

請再作一律余曰以何為題僕請以兄所和詩意為題

涉海求津哉未真年富偏憂道理貧糜鹿愈迷狂懶性  
功名不尚散河身九重仙詔千山雪五字英才四海人

捧讀佳篇奪偉氣員刑公看了曰老師飽畜林泉氣味

吞吐煙霞萬丈愈出愈奇那辰見一儒生美如冠玉衣

服清潔帶一子隨童捧些辰物儀一匣與詩一律迺上



余詢之他云京北慈山東岸人下洪知府官之子他父親以病棄官習醫有得大師心領一二集道理淵源嘗欲探望宮墻無路可達今廼聞大師至京不勝欣幸辰已數次要來拜見不意祖母染病在床不敢遠離特進些辰儀為禮聊表先容餘番面謁余暗驚曰我與他絕無半面相隔千萬里不知所撰之書從何門脈而能達此必待面會方知余折書觀者又迺與員刑公觀者其中詞意一如儒生所言更賀遇辰得君意不能不錄其

詩云

香山一出遊遐知更覺當今復有歧權未暮黃朝桂附經猶補白古歸芪蠟皮懶把爭雷鼓螢火羞

將拜月輝山得人成仙字樣五商四皓員刑公看了但笑

而不言余曰此詩說得高遠意思凡以為何如員刑公曰水鏡月花清光可愛余知諷其虛語亦與之共笑余曰請大兄代我一答可乎公曰弄斧班門又出醜乎余謂曰儒生且歸寓明日再來余有一言相達儒生回矣員刑公曰如此俗物何可言詩余曰人品有高下安能使人人皆我輩乎員刑公別回至明日儒生來余寄和



詩一首且謙辭以答之詩云

人生何必苦求知出處由表豈兩岐易以渾純知剝

換匠能要妙豈參芪君多勸我持高節我欲携君話少輝世俗好看惟利達只慙有誓八山辰貧醫別号海

和上懶翁拜不旬日後復見儒生來備言懷望之情倘得

家事少寬自當面會復遍詩一律并序其詞云

一之狂陋其可再乎惟於筆尾惶見芥正自揣班門未

應有弄斧佳篇醇醉不知舞蹈仍復一章仰其砥訂是

五中未一采樞知休說怪夫可可歧清淡能供香氣味甘温懶用補參芪蓮生肯許塵泥染春到何私草木輝

至品有三一人各一無偏病是聖之辰余復和之云

知足無難難不知忘羊人惑在多岐融通理數皆為易保護形骸豈獨芪陽索九龍狴有海辰來魚目亦爭輝

如何歸去香山下樽酒琴声月朗辰一日見二人多滯

貧醫別号海上懶翁拜和隨行軍士來問之一人是國子監助教一人是先興府

舊知府云承行參訟左兵官差某等來請貴師余延入

共坐二人曰我大官有重病月來遍醫無功如今危急

殆甚請貴師念年友之情伊官乃我諒不吝一往余曰

大官與家兄有同科之誼僕安敢怠惰即整衣登輿而

往至外廳海陽參議官來迎邀入內室共坐歷說病源



頃之邀入寢室看視見大官卧軟床上扶來席下待診  
即見其脉左三部甚微右尺如欲絕右三部猶旺但稍  
按則散重之全無近之則熱氣薰人捫之則微溫足以  
下俱冷辰作呵氣質之則曰如坐濃煙中目甚辛而閉  
胸間鬱熱故呵氣大便燥結小便赤澀胸膈拒食伊官  
曰僕與兄乃年家之議此命在旦夕僕倘得生回再世  
之恩銘心刻骨余辭謝曰此係常症决無他虞請寬恢  
勿慮旬日之間似已痊可伊官聞言甚喜余乃辭出參

議官細問病症如何余曰真陰內竭陽無所依而欲脫  
勢已至矣余乃問藥何如參議官將記簿與余看見其  
所用之藥無非清火化痰除濕之需伊官年高姬妾滿  
前此老人真陰已耗又思色以降其精則陰竭矣藥又  
不知培補反消敗之不危何待余思脉猶和緩胃氣未  
絕又為藥之害全非本病之能苦余之力庶或可圖乃  
曰機已危甚未敢逆料請投一劑難易自判然僕有心  
事未知大官若蒙見許方敢供奉藥餌伊侯曰老師有



事相告焉有不從余曰僕因衰老不堪入侍累啟乞辭始得在外奉侍藥餌貴宦諸家有事相招惟以老為辭大官乃家兄年誼不敢推辭但聖上無日不差官問安倘有攸問用藥請詭言他匿名姓耳參議公入告伊官遣助教公來言曰但願老師悉心調治我已調停不必掛碍余製滋陰一天劑用蒸地班龍各至數月令濃煎頓服辭別而回至次日絕早見助教公笑容滿面曰真神藥矣服一汁便涼至二三汁各症十減三四舉家不勝欣幸本官命僕來請藥余據此方加入參製劑益倍次日再邀余再診問之則又退減十之七八飲食辰伊官供奉之情無所不至伊官執手謂曰恨僕無緣被庸醫所困幾乎不保可恨諒鎮兄曾來問安不以兄來告余曰請大官休見責兄弟難言耳伊官曰舉賢父子猶無嫌疑况兄弟乎余曰只為避嫌耳各各大笑余乃辭出製藥余見虛火尚熾乃繼用補火引火之劑與胃氣藥伊官因出厚惠為贈余辭謝而回自此往來饋送



辰儀物食自不必說纔旬餘諸病復發復急來邀請余聞之不知所措詢之來人言曰的是誤房余至謂伊官曰凡大病久病之後氣血空虛一毫不謹則病難療大官以萬金之軀請當萬慮伊官曰從斯一遵醫教不敢違越余又救本調補諸病又退余回寓辰有一人謂余曰此官不可用力調治縱得安痊必有陰咎四五日間數次入言皆然余以為伊官職掌鈞衡恩仇之念蓋不知已過之常態耳自為可哂又得半月來其病復發如

故更有使邀余來細詢之曰因食糯米飯而然助教公與余私語曰未必糯米飯病復發如此不速求老師但

聞或

言或醫神妙即試進一藥或言西醫又亦投一劑終一

日夜已更四五醫意者為藥所誤請老師細心調治得數日病雖減一二今又變泄瀉恐其奪脫急保胃氣得止又變出煩燥症余惟以滋陰之劑潤之少寬余回寓五六日不見人來求藥問之傍人曰奉差御醫究療已數日而無功如今遍請諸醫會治余再思再度嘆曰伊



官以身試藥醫家立異競功此命令休矣為人事之不  
謹抑知天命之不改耶至次日又見助教公來邀余又  
見參議官使其子來請且謝其過聽傍人百般哀懇余  
暗忖曰倘今日終寬明日改圖且胃氣已敗其勢寔難  
力耳余乃不肯去他亦堅求因製救陽一劑許之數日  
果聞伊官病已不起矣余嗟嘆不已因續古詩依短律  
以記其事云無藥可醫卿相命有心應對鬼神知世間  
惟有芳名在富貴浮雲本自欺

又如太原按鎮官之女

名侯造

患瘧病不能起血竭不為

膿醫猶攻托脫勢已備余投峻補精血乃得生又前患  
腹冷胸膈窒塞頭熱如火蒸眼赤耳鳴筋惕詢之則畏  
其上冲桂附不敢近余以水火藥加飲納之品投之數  
載沉疴收功一月又中捍官之妻親妹亦患身冷畏風  
足痿耳聾便燥頻飲詢之則懼其胸滿一毫熹地不敢  
近余以增損八味與補脾陰之品數月調停十年痼疾  
如失又錦江妻患火虛症每發作則胸滿面赤涎潮痰  
喘足冷耳鳴氣短欲絕失聲或一日半日方醒醫以濕



痰或風火治二年來其病益增余以八味加降火藥不  
過四五劑而安其餘不勝枚舉余居山辰每想帝鄉國  
醫國手輩學術貫克精妙入神常嘆無緣相遇及至京  
辰見所治者不曰風火則言濕痰若云虛而堪補者則  
敷演氣血而已其於真水真火立命之本求生之要頗  
絕無一毫鄭重是何醫道之難哉憶昔先正有曰我國  
習醫之人而不能精者病有二端一者乃儒學中入學  
讀醫者從首至尾一覽而下絕無疑義自以為無難及

用藥率為忽畧一者乃文理字畫半得縱有習醫而不  
免模稜猜疑如挽弓之狀力不及處則以為弓強誠至  
當之論也耶噫不足者固病有餘者亦病豈非難哉因

吟一短律云

古云用藥如用兵生殺罔頭係匪輕國手  
猶多虧乏處慚余孤陋理難明

一日將暮見新科武進士河黃人來余寓原來伊父親

是憲副公與余赴京中曾以義侄往來余問曰貴侯暮  
來有何幹曰國師曹郡公痢病特使來請余方與談問  
又見故鄉人乃前維先府官之妻本余外族人來邀余



曰國師既尚書夫人有疾令某來請余笑謂二人曰  
位有尊卑則禮有等級官皆當國大臣同辰見招不知  
何先何後請貴侯貴安處定僕與那二人持論各出為  
主人情余曰不然医家惟以緩急為先後目今曹郡公  
病勢沉重理所當急文國師夫人以恙纏綿機在可緩  
僕請明日先往曹郡公次日就文國師乃謂知府妻曰  
貴安當具此回稟非僕敢有怠慢他曰如此則次日使  
役者將隨行軍來迎乃別去余謂造士公曰國師官營  
甚遠更日間炎暑宜鷄鳴起行伊公作別而回是夜令  
家人五人來邀言訖已見屬員將健卒五人帶夜行軍  
符來邀余登程至鎮武乃依西湖左岸而行近午乃至  
役者稟知招余入寢室診視余忖國師傷於冷食辯症  
立方國師官看了嘆曰老師所言病情毫髮不爽藥方  
甚切當伊官習医因稱典郡有知人之鑑真不負所舉矣如  
老師深明醫理一旦九重簡知亦不負所學矣余辭謝  
不敢當令其子轎右官邀余來別室厚待許歸余請入



謝命酌免國師官之弟盤郡公又招余來問病勢余曰  
脈無胃氣勢在不遠他聞之但長嘆而已且說余來辰  
見營門數隻官船維在西湖邊乃言於盤郡公曰今日  
盛暑步回甚艱乞領官船一隻更得近便乃令水手軍  
六人棹舟餞回余得命出營登舟而歸終過湖中石嶺  
天光水色泛艷波心鷺隊鶩羣飛翔岸渚堤邊幾處離  
宮樹色幽陰或隱或現洲中一簇樓臺花草爭妍鋪紅  
競翠漁舟短唱過斜陽鯨閣鐘聲推落日余在舟中不

勝豪爽忽遙見一處殿閣巍峩松楸蓋地進舟趨來知  
是鎮國寺乃令篙師棹入余登岸獨坐於古樹榜石几  
縱目閒望鬱鬱胸間潸然淚下門人驚問其故余曰我  
少辰在京與幾个朋友結為詩社相約於春秋二辰同  
來西湖作樂每來辰則備酒肴借取漁舟三四隻放棹  
湖中遊玩歌管之聲聞於四外夜深即來鎮武寺宿或  
三五日始歸傷心我賓朋多已物故今日見景含情如  
西邊數株老樹水畔一帶竹林前之平湖後之鍾樓宛



然如舊觀物思人縱有鐵石肝腸亦堪為之軟矣乃揮

淚登舟而返然萬縷愁腸不能自已乃吟一律以瀉悵

云

西湖一別三十春復跨輕船過浪蕪隔岸樓臺山上  
立上方笑語水中聞離官樹色分殘照鎮武鍾声乱

出頻風景依依前樣在  
空嗟不見音辰入

行至鎮武觀登岸而回次日絕

早已見文國師官人來邀余令差人前路而行到蒙歷

過先父先叔營情況凄然下輿觀望湖山如故但昔

辰花草已屬他人矣乃吟一絕以懷古云

富貴皆為幻勳名本自真又行得一弓之地已至國師  
百年留姓字惟有口碑文

官營役者八稟命其子簽兵官出迎接入私室又邀入

夫人寢室候脉看畢出來外廳與國師官相見余歷辯

病源呈上亦能一一如意躬遺遣回一日安廣鎮官來

余寓邀余回家鄉看視母病原來伊官與余情義甚厚

伊官有痼病不能就京曾已數次邀請余因有侄妻在

京患產病危篤竭力撐持以此寔告故不復言至此勢

已不起仍委之門人看視湯藥以報與伊官知道他不

勝喜望急來余寓相邀余曰行則行矣還有他事未知



行得否伊官驚問何事余曰正堂官每每切戒不許遠  
行僕至京已五月來故鄉只在半日之程不得歸者况  
此行往返有四五日程之遠伊官乃至正堂官處且托  
言事急苦乞垂憐庶或可得伊官乃作別而去良久始  
見伊官來喜形于色謂余曰事濟矣大官只許往返四  
日於是速整行裝僕已使從弟將本管軍隨候等在門  
外余乃使家人與門人守家與伊官作別登程渡珥河  
至鉢場江津日已昏黑難行夜二鼓至徑騎社余見軍  
士勞頓乃投宿焉絕早又起行午間至牙村一望中忽  
有所思似已諳燕之處余乃歇住行人携杖四傍逡覓  
見村民寔是昔辰望樓樓之前一大土堆乃大軍設屯  
處遇小溪橋之高阜乃倚橋傍邊橫行一大路此是故  
壘頽痕余又質之故老所言同然原來昔辰北匪猖狂  
余親友奉命董戎屯兵在此賊軍夜來圍住以為賊眾  
浩大我軍微弱而他遠來行次未定且勞逸之勢分自  
宜急擊逃之則眾寡形現徒長亂耳難為敵矣乃分兵



四路乘黑夜冲擊兩軍混戰死傷無數憶昔日草野而今之寺廟輝煌鄉中鷄犬四野農歌何得回復之速耶然亦更憶我故鄉二十年兵火物散人離開得今日已稠密於初嗟乎余一人而已悵快之懷曷能自己乃吟

一律以叙懷云

憶昔洪州起戰戈金堆混岡血成河當年暴骨留青塚故壘頽痕出白沙怨鬼

如廼辰回夜哭行人今日响農歌故鄉哀聚皆是日兼行

夜四鼓至邗江鎮官營余就外邊少憩明日始入營診

視余以厚契告別辰恭行拜禮尊夫人夫人乃興辭不

受且欲畱余言此行有日限不敢少留乃厚贈之余別而去適遇興化鎮官之從弟伊前在永營與余有交見之喜不自勝携來本家堅不許行宿一夜各叙音情至明日作別回京余謂眾人曰我廼日兼行恐有及命今日回程任許歇息眾人得命甚喜迤迤運運而行二日餘到余寓安廣官聞之余言尊夫人脉和平調治不難君侯何慮伊官喜不自勝謂余曰僕全家一付於兄倘母親急得保安雖千金不能酬也僕願鑿盡心力



以報知遇之恩各自談笑片辰而別

辰安廣官有公事  
回京已效月未始

赴鎮一日余見鄧小姐匣中有國音詩集覽之皆宮怨三十首問是何人所作曰前寧官所撰也余曰賢侄以為何如小姐曰詞調清竒然苦思殆甚未得其工余曰賢侄說得是詩貴意貴遠使人思而得之不全在言此詩之上格小姐曰京中多有傳寫亦已選入樂府請尊伯精思一首不許他爭先著可乎余笑曰言易行難亦未必也賢侄先唱我和之小姐依命先唱

可惜其詩  
遺脫不為余

曰賢侄好思天然真不愧詩家子余乃和之云

赴宮深審禽時詞  
春術添惜更花殘  
社霓障紉涓唐樂曲  
鳳涉珣各操彈

自效上湯梅余雪  
樣羣怪象魁竟顏小姐曰尊伯之詩意在言外可為詩

學之模範先父有言其在此矣余曰此不得見先兄得與賢侄唱和庶慰永別之悵又曰廼先兄厭其盛滿欲棄官歸農優游泉石間養天年索詩於我我讀之請賢侄評閱一遍乃將詩與小姐觀看其七言律云

暫却為巾履草鞋忙  
携琴劍故山來閉門  
種菜英雄手  
釣月耕雲曠逸悵酌  
酒池邊效月勸撫琴  
窓下百花開



騎驢每過斜陽嶺  
五言律  
但得詞為穩  
何須岩壑深  
易牧笛辰岡唱落梅

着魚躍園幽許鳥尋容  
來無可說吹笛問知音  
近代高明士甘心甘淡  
稀酒殘彭澤菊局變謝  
安棋往

事多如是人情更覺非  
閒尋鷗鷺迹一笑且忘  
机凡工各有志心同身  
自榮文章千古重去就  
一身輕酒

美花前色琴增月下  
聲應知幽逸趣能謝世  
間名四辰有佳景詩酒  
日茫茫梅影橫新月蓮  
池通晚涼香

來半蘭菊籟向雜松  
簧還有幽詞韻漁歌出夕陽  
小姐看了曰尊伯住雲  
鄉煙

霞氣味飽畜胸間故發  
得清逸秀色可殮悲哉  
父親於

九泉之下其有知乎此  
辰評章品韻各相評閱  
適見家

童報道武憲副官家人  
遞小札至此余令人取  
札視之

乃委詩一首余遞與小  
姐曰試看如何小姐看  
了曰放

逸而婉媚真老練才余  
曰伊官乃驩州名儒吟  
咏優長

原來武憲副第四子始  
中新科進士憲副公來  
京未及

榮歸本與正堂官有蓋  
情每來謁嘗與郡侯接  
談因寄

此詩余謂小姐曰歸山  
之計屢請郡侯出力而  
未濟今

可因是詩韻和一律以  
托興焉乃吟曰  
何日得歸煙水村  
芒鞋竹杖出

都門書恢吟破三更  
月八夢辰旬萬里言  
余纔吟得四句謂小姐  
曰我一辰

想起雲煙之樂今為逆  
旅蹉跎情辭無奈請賢  
侄閱原



韻續來四句以全詩章小姐初辰且以禮辭後乃續云

方便濟人舟共楫合弘載相德維坤  
啣環結草難為報地久天長大義存余曰辭義甚得相

接於縛合乃附封遞至郡侯不題一日見二老尼來余寓云秣陵寺有鑄洪鐘功業未圓特來勸化一尼云安子山寺住持一尼云伊是秣陵山南左承司官之女余聞之率然驚醒招八來廳外細問諸從行一小姑驗之的是我小人矣乃暗忖曰那人不知余而故來甚為咤異我嘗說其姓名以觀來意則自知矣余曰僕遼舍社

人避亂移居驩州香山母貫不幸被詔至京旅寓蕭條雖有恒心無可奈何那辰惟有秣陵尼甚見羞赧之色乃謂安子尼曰我等當別去余留之不肯住乃捧出些少香錢為供余曰二老尼停杯在何處他曰未何處乃作別去了余急喚一伶俐家人令尾之而行誠曰切不可許他知汝行至他之住處汝便當傍問他幾辰來此猶留住幾日家人得命而行約二辰許曰二尼住在蓮宗寺始來此終得數日在京勸化尚久明日余喚



門人名才來曰我有一椿異事公當為我出力伊曰弟子勤勞乃令內事焉敢推辭余謂伊人曰余少辰求親於華林社前山南承司參政官之女已備問名納采二禮因事所阻余乃辭姻回居香山將六七年間後赴京聞伊官已辭祿此女今日余異之詢於人有言曰這女甚是奇怪聞他前年有一公子來求親六禮已備又不諧那女曰既有人求親則我已有了夫矣無分而夫自棄復有何顏遂發誓終身不嫁余聞之心神驚亂嘆曰我

之作事不謹有始無終使他有恨則我倖薄之罪戾纏身不知從何可解乃馳回華林社遍詢之鄉人依前說十之七八有言他父親謝世日其兄強嫁與鄉中生徒以資喪事這女不肯從有言宦家辰去後高者不肯就下者不敢求以故孀居至此余聞之心中少寬又回驩州至今相遇見他之孤苦若此不論情之有無豈不端於我哉為今之計惟有保養以終天年方能贖其前愆我猶在京奉侍周給何難倘得辭歸故山道途遙阻豈



能資助若伊娑肯回驩州我本居園中一處且得幽寂  
家凡曾創造一小伽藍在此可以供奉香火冬夏寒溫  
皆任於我一者以報那娑之高節一者以贖我之愆尤  
細問前情陳說一遍以觀那娑肯否使我得預事區畫  
又令買些辰物為質將事者得命而去至暮始來言曰  
僕至蓮宗寺乘間而言那娑含淚答曰官人厚情僕之  
不遇良人此生孤苦亦該命也何敢懇尤一介殘生亦  
何所惜可念者舉目無親先人墳塋祭掃無依豈得獨

為身計遠離他鄉度生哉公可回說與官人僕雖未受

賜餘波而奉此一片良心足以慰零落矣余不勝哀念

因叙懷一律云

無心事出誤人多今日相看苦自嗟一笑情多流冷淚双眸春底見形花此生

願作乾兄妹再世應圖異室家我自此辰常往來相訪不負人人負我縱然如此奈之何

那娑有言又安多壽板要得一具余即令尋訪而未得

余得放歸之日留與事者古錢五貫尋買壽板以贈之

此是後段事不必題說且說一夕余性裡輪閒設酒與

門人共飲當空一輪明月如銀庭中瓦草舍玉露漣漣



香余雖無酒量亦彊飲數盃以助閒興微曛乃唱秋月

夜飲述懷銀為韻與門人同賦余先唱曰

片月白如銀浮空色色新盃中含桂影醉後汗香聞相

對一樽酒相看千里身旅依雖老草佳興動詩神

門人和篇亦有效錄人生貴適豈無羣月下浮盃色似

無塵斷蛇籍彼方知聖翺漢由斯始覺神逢此良霄無

限與傳盃把盞不知句

余於此辰景為詩敵詩作酒媒幽興勃勃又吟曰

秋風涼似水秋月色如銀金樽傳好興玉兔敗同羣酒

後言言首詩成字字新林泉雜城市何處不為春

余謂家人曰只許京中事凡家山景物不得一毫啟齒

以阻我高興至更闌方寢一日武憲副官見新科造士

未得奉例致許榮歸晉京閒待又思家使人整行裝先

回作詩以許余篇二其詞云弟訂以來月二日索奴回

別業夜間金風瑟動蕉葉翻鳴弟乍聽秋聲忽起尊羹

鱸魚遐想其誰與我共此幽懷因述蕪章留贈其詩云

君共我相交非是泛然此陶朱不足言管鮑差可括不  
惜老練才學此少年氣郭李昔同舟出處道有異道同  
心不同空為人所鄙有茶君且酌有琴君且御塵夢都  
忘了世事不相干啜啜禽鳥声吁吁天籁鳴雲霞以悅  
目琴樽以怡情無令陶元亮獨留此美名又詩云  
吾兄久共鹿為羣一旦翻然殺此身邑宇已深新葺竹



岩溪猶抹首辰雲從來利鎖名疆客空作林慚澗愧人  
早早回鞭管別業詞花野草有餘春契弟麓南逸更字以堊拜上

余得詩反覆吟咏惆悵無聊自忖已名利心友八疆鎖

司更為友人笑我所遇之不平耶余乃將此詩郡侯看

便知我零落也不題且說光陰似箭已至中秋佳節城

中家家整理盃盤赴席人人裝飾紅紫勝迨余忖曰旅

寓人家終有數簿酌亦非饗祀之所乃命親侄獲代為

具饌彼家在館使寺傍將暮余來彼家陳設香燈告祀

家先乃邀親人與新入學者二十餘人共席各行酒令

余亦放懷暢飲不覺吟懷勃勃命題曰中秋夜飲述懷

余先曰月色燈光滿帝城今吾不禁許人行嬉迨士女

朋歡飲有餘榮秋風莫起余吟罷命席中有文辭者和

之眾人各各依命執筆噉噉唧唧不移辰月斜半字說

不出叩之則以他事言或呼嘯而已余亦為之大笑又

賦一短律云他鄉未得去故園不能歸此夜逢佳節傾

何求醒醒辰更闌席散眾人乘醉皆睡我獨不寐似有

所思起來寺前閒步作短律數首以自慰 其一



月落燈殘人已寂我猶帶醉何難眠  
良朋笑謂思歸計意已深知理未然

其二

樵樓禁鼓催殘漏散步徘徊尚未眠  
有客勸余安所遇及聞顛末又愴然

其三

久立禪庑看星月強來就寢不成眠  
有人勸我問何益君見雲鄉彼亦然

至天明余歸寓

歷寫數詩遞與郡侯欲他見此情況自有可憐知莫我

強苦求父親有啟洞達放余歸山辰有朋友勸余逃歸

何苦如是乞憐余雖尔敢不低頭他乃當國大臣縱能

逃回他出一片紙書令本鎮官追問何難之有故我不

得不委曲求之友亦點額知是一日郡侯新創水邊亭

榭室外客堂求余作對聯其意要得繁茂而余染成煙

霞清逸氣味偶有諒山鎮官因欽命諭祭如京便道至

京來迓請作兄許之數日後遣役者迓來

水榭聯云

皎月初融魚戲荷林環砌躍韶光乍轉鳥含梅葉掠簷飛

傍砌放竿何必春山尋逸客倚橋閑卷不勞妃上訂仙翁

簷瞰連漪皎月徘徊凝積翠窓洞洞蕩涼飄激射帶微光

雪夕垂鈎四座清香丹桂月花朝把盞一團醅酌綠楊風

池樹留陰倒影有無清可掬簷甍射日浮光搖拽碧相輝

客堂聯云

共二十聯

一室清虛把盞携琴都是雅

楹外流觴荷撒綠林翻葉白塔前放餌蓮擎翠傘帶花紅  
景物雙清却笑瘦梅徒賞月風光獨步還思林閣巧觀梅



珠履成行舍館別無彈客缺牙籤滿座踵門多是席珍

翰墨縱橫仁義擬窮儒將畧經書涉躡孝忠劬効古心人

冠帶踵門弓劍琴書皆友益簡編充棟典謨韜畧是徽前

几上吟哦好把韜鈴行將畧席中談笑勉思仁義淑心人

花撲賓筵茶碗酒樽宿月穿將幕弓檠馬架印前

几席風生韻事高談千外古竹研珍重法言雅向六中經

測海當軒初訝銀河雲外假山遶檻却疑蓬島水中

旭日舒長柳綠桃紅彫綿條風淡蕩鶯黃燕紫弄笙

綽約歌筵弦管迎風清語似翻翻舞席綺羅映日玉成

景物可人此日春光應不風流隨處箇中圖畫想滄

花徑春餘榴噴火珠蘭綴繚牆雨後槐圍金帶竹穿

曲檻花叢翠蛟試飛鋪錦危欄柳蔭黃鶯學囀間笙

春院躋清花簇履塵香未秋窓帶白月隨盃影彩猶

一院玲瓏鏡照舞鸞和月重簷鬢黷爐薰睡鴨惹天

掩映玉屏雀護翠鈿盤鏡澄凝石沼鯽裝金箔傍花

景物天然明月清風無處閑心自在琪花瑤草不春



一徑清幽城中別占林

泉趣

四辰勝賞座上偏多筆

墨人

余得對聯甚喜即袖來郡侯家郡侯見之嘆賞不已曰字字清新的是噴珠吐玉老師之錦心繡口人所難及余笑曰非僕所作當以語脉評之黑白分明無錯認郡侯驚曰更有何人余曰僕堂兄也郡侯曰如今在何職司余曰奉鎮諒山處後抽回奉侍於閒散中惟教習學徒而已郡侯曰見此英華則才步可知方今聖上急於用人家君曾得奉旨舉措賢能如此則甚易

余曰家兄自以衰年要得休閒不樂為用此乃本願豈為淹滯後家兄來問對聯事余以寔言家兄聞說甚有悔恨之懷謂余曰我家累世科甲奉先世訓家之寶每以趨炎附勢為恥此辰乘輿但知為公代手豈料欲巧反拙求人見聞誰不謂我賣弄才名以媒進用那辰余細思之亦深知其過但謝粗率而已無可奈何一日家兄與京族議欲改塋先墳約日未報余就正堂官請歸意伊官以余告別或便回離州故屢來而不許入見余



憔悴不知出郡侯謂余曰惟入府中謁見余八府來後

馬駢所坐待半日始見正堂官自禁中來余說其事初  
辰不肯許余曰僕去家鄉離墳墓二十年來貧乏不能  
回省今日恭奉詔命幸得至京已過半年來而未能一  
省人子之情何堪願大人憐之此辰辭色俱厲正堂官  
曰目今湯藥頻頻顧問倘有召則如何是好余曰僕家  
鄉至京半日程途倘有緊事則往返不過一日何難伊  
官曰公當寫啟自請假期回鄉備言改厝事乞十五日

再赴京奉侍藥余乞一月伊官曰縱有措置家事省問  
故蓋亦足矣余堅請之又增許五日余知勢不可強乃  
作啟遞納謝別回寓喜不自勝仍檢束行裝借取隨行  
數人留前勇五人守家九月十日乘月早行至翁莫門  
城門未開守門軍見有行軍符乃開門放行至青池渡  
始平明余登舟過河辰余在船中情況悠然乃吟一律  
以叙懷云落魄江湖三十年如今復上珥河船千流合  
派橫中土三島擊雲立遠天感昔興今未  
已鄉林客思却悠然幸承詔至鉢場江津舍舟登陸而  
命來京國得共親朋笑一番



行辰一路鄉村稠盛神亭佛寺皆起瓦屋酒店茶房聯  
絡相繼余每行里許又歇任從人携筇游覽步步椰榆  
將至遼舍家鄉從瓦橋而入村前橫江來先父舊營  
歌住那日諒山鎮兄已有別營在鄉中惟有長嫂前統一官之妻  
在此奉祀家堂年七十餘髮白如絲神猶奕健見余悲  
喜交集含淚而言余於此旅次間亦不勝悲明日游覽  
園中細看昔辰基址至一大樹下知是先人寢室處  
柳園中寔是客堂廳堂後邊內室左之廚房右之學舍

瓦砌餘痕歷歷可觀每至一處則躊躇一番事變辰移  
不勝黍離之感徘徊不忍去半晨間始來家與諸親屬  
相見備設牲禮告祀祠堂本鄉人備禮皆來謁賀老少  
數十餘人其中知名識面數人乃饒答酒錢又草作盃  
盤與之共飲自此凡有來見者或說祖父支派乳名細  
思之方能辯識契闊中不覺大哭曰我辭鄉屈指總三  
十年予今歸省則物換星移親屬滿前曾知姓字誠為  
爛柯人矣乃叙感興一短律云  
故鄉一歸省契闊暗然  
生歷處嬉遊地悠悠感



動情松楸新創寺花草音辰  
營相見兒童葦舍糊認乳各  
次日備用香燈紙錢往拜

先墳與諸祠堂又來鄉廟謁禮本境神靈事完因就鄉  
橋游玩與堂弟諸公子閒談原來我鄉有一小溪似壺  
蘆樣鄉分二村一村居壺內一村居壺外中設板橋以  
通往來橋上棟樑蓋以土瓦為屋兩邊高設板層外邊  
插木欄杆以備逕入休歇村中婦日來坐賣茶酒與送  
茶下酒之需余少辰最為適愛處無日不逕每至夏初  
雨水漲溢河水奔湍常與諒山鎮兄投浴或浮奔沉走

相戲夜深始歸又憶諒山鎮兄有謂余曰我等尚幼當  
肆意遊玩日後長成做官遠涉江湖焉得日日在此戲  
弄想來凡果登第余則遠涉江湖豈非兒童讖語也耶

辰余遍說往事與諸公子共聽不覺思古之懷又起乃

吟一短律云

少辰遊玩處每望每咨嗟先度影黃葉重  
來望白波橋橫依首曲短樹至今耐歲月

催人去親諸公子謂余曰我村慈雲寺諒山督同官自  
朋先在家

出家貲與功創造極其壯麗又寺前平湖於往年不知  
何處飛來自見湖中出數莖紅蓮今年克遍湖面花葉



盛開香聞滿邑寔為罕有之瑞但想我鄉中必有登龍  
門之應令見大凡奉詔而來意者美瑞必在是矣余笑  
曰凡處則抱道出則致澤方為大用我是棄人今又為  
僥倖愧恥殊深何可當得大瑞諸公子曰兄勿輕負神  
應遂携登鍾樓間望諸公子又索吟余情興正發唱云  
蕭條亂後景今日始重先古井澄留月飛蓮瑞吐香樓  
高嚮鍾鼓松靜韻笙簧彩鳥應知倦傾巢在異鄉  
諸公子笑曰飛鳥已知倦矣余曰迨子悲故鄉誰無是  
心况梓里之歡今已晚矣唐詩有曰陌上歸心無產業

城邊戰骨有親知此詩正中愚凡之病方談話閒忽聞  
疎鐘响曉余曰何處鐘聲撩人若是諸公子曰遼川寺  
余曰何人住持伊曰姓水禪師余喜曰愚兄昔辰曾與  
他有半面之交乃與公子來迤繆至松閑禪師已倚杖  
立于曇花庭畔見余不勝歡喜携入禪房共坐烹茶閒  
談禪師先啟道曰曾聞大人高卧處山清水靜景致幽  
涼猿鶴成羣煙霞滿室貧僧欲投陀至此但恨無路余  
曰人得景而榮景得人而勝拙之山園中更有可人家



兄愛其閒寂榻起一小伽藍於樹下叢叢外設鐘樓晨  
夕推敲幾響以清塵念那禪師聞之合掌作大聲曰如  
此清閒滋味應知鍾鼎無能易矣辰日將西沉欲告別  
諸公子曰祇園雖是村郊而閑花幽草亦足供吟兄何  
愬然耶余曰請題禪房一短律而留別耳禪師曰若蒙  
佳賜何好如之即遞四寶來余題曰  
煙水江村寂禪房  
花草深無塵燈彼  
岸有味竟慈心海月窺金相松風敲道琴  
香燈供晨夕鍾鼓有和音  
題罷與禪師  
作別而回辰適過尚書尊叔諱辰督同官雖遠宦者至

日皆歸祀禮完次日督同官詣慈雲寺邀余共遊並諸  
公子設盛宴歡會於夕間諸公子將余題咏數詩自相  
評品督同官有歸省題橋二首差勝乃和之

**和歸省云**

古遠名勝地豪傑每辰生幽雅三賢廟紫廻  
一水情人民恒儉德亭宇始經營高志應多

趣何須  
隱姓名

**和題橋云**

此橋居此地迤玩每嗟文途還  
武路前流轉後淚凭欄詩興爽對

畔竹枝斜四望欣  
欣處詩書禮樂家

諒鎮兄曰文途武路前流後波之句

甚有宏遠氣象真為佳和辰孫侄在坐督同官謂曰爾  
等尚幼不見尚書祖公面當看尊伯面自知余笑曰想



是眉濃髻厚如何得與尊叔相似諸公子皆曰深視之  
果得十分無差辰坐談暢飲至夜深各散歸諸公喜余  
歸鄉無以為樂督同官移札來報弟妹員刑官令他整  
備船隻約諒山鎮官員禮官乃余堂弟各備酒餞與余為同  
舟會放棹葫蘆江賞月賦詩順流而行以旬日為期又  
本鄉來言目今亭宇創造落成有設歌唱一席請余定  
日赴席余亦遣供香錢貫辰有承天尹來求診原余在  
京日他有以病已伴人乞藥方及聞余回鄉伊病本虛

羸之甚乃製造膏藥一劑許與凡藥間服他見余回鄉

深心究療乃作詩致謝云

用被君途中叙懷為韻

其詩云

辱蒙清顧見心真義在原無視富貴昔患藥方謂以病  
今滋液料濟哀身不困杖輟能留客祇待成膏救活人  
謝答偏恢無別既聊憑一律表天君至日員刑官已令家人棹二舟來督

同官令整理行厨向暮乘舟而行緣午後見正堂官役  
目將本營軍六人來余驚問其故他曰奉有

聖旨宣召貴師於夜半承大官面傳鷄鳴渡河一路至  
此請貴師至京事不可緩余聞之噪曰吾其為形役人



矣更可惜者阻我高興將若之何辰不及與諸公面別  
惟拜別尊嫂含酸登程倍道而進暮至館駐造飲又秉  
燭而行夜二鼓至鉢場津此辰風色甚惡波濤洶湧余  
謂役目曰橫渡小舟難以過河縱撥取商船亦不能入  
府門我等可暫住絕早再行未為晚也乃退入飯店歇  
駐軍士鷄鳴渡河辰後至正堂官營余整衣帽入府門  
辰 聖上幸宿東宮正堂官寧駐于外十字宮余入見  
正堂官見余喜笑曰如何來得快捷余曰徹夜兼行正

堂官屏去左右諸人使來近前耳語曰 聖上於旬日  
前幸望河宮觀諸水軍闔棹因感風頗六七年本有固  
恙元氣衰損故一感而勢已沉重公當在此候旨訖訖  
入宮余坐待將暮正堂官出密謂余曰此辰有陰熱起  
不可八公宿在此待明旦入侍余言夜行多被風霜乞  
歸寓調養明日應絕早而來余得命退歸寓所至早乃  
八方行間已見三次人來召辰隨候軍士攀著肩輿盡  
力奔馳一路行人不問高低多被冲打至府門下肩輿



而入已見正堂官立待於墀下令余尾之而行至禁門  
謂余曰公在此待命伊八得移辰內差官澤忠候來傳  
命引余入纔一橫廊十步登一高堂堂後一廣室乃是  
御寢內差官牽余衣袖開錦帳過數重帷幔見於中間  
聖上御座在紅色軟床橫掛於金裝御座座鋪錦蓐座  
之右側是御寢床床上遶垂金色綉紗蚊幔正堂官與  
參同官伊官乃越安待坐在御座左側待臣惟有澤忠  
候待立御座橫遮一錦帳帳內微有人聲意者宮嬪在

此因客來避之座前燃起一大蠟燭插於銅架辰余站  
立在御座前相遠十餘步余以手加額欲拜正堂官傳

命酌免 聖上見余顧謂正堂官曰酷似遼師面遼師

叔此言浪種 正堂令余至御側侍脉余鞠躬趨向參同

官要坐正堂官又令中坐余乃傾身而入正堂官參同  
官左右余在中三人連肩而坐背後又粉壁壁與御座  
相隔二尺許得粘身於御座傍 聖上乃下軟床坐於  
錦蓐上向左側以手置於錦色枕上乃放許正堂官切



脉次許余者後許參同官者辰 聖上御座前面相隔  
數尺許余只得俛首不敢仰視正堂官謂余曰所見如  
何攸許寔對余對曰臣謹按脉左右關寸甚得洪數而  
弦左尺沉數右尺細數重按皆無力又問二公所見同  
異二公並奏所見亦如是但無弦狀乃攸許出外命余  
定方進納余出官門外來侍騎店同坐正堂細說病源  
見症一一與余知且密問病症若何余忖曰形體瘦削  
臙膚乾枯小水黃濁大便完穀胸滿辰發噎氣又發潮

熱口渴舌瘡咳嗽失聲種種皆精枯血竭之症脉又亢  
急只恐胃氣衰極意者前之調治未見滋補或非病能  
庶可挽回余曰難易寔不敢決願進藥一度若得六脉  
和緩方為無虞二公促余定方其方云小臣黎有卓謹

啟計奉倣用增損八味乃作膏 煎地 五山藥 三

飯蒸炒 山茱 二 酒 牡丹 一 月 五 白茯苓 一 月 五 麥門

二 月 五味 生 八 用 製 附 五 肉桂 五 八 砂 塌 內 燻 成

膏 八 鹿茸膠 二 月 一 煎 化 調 勻 取 起 八 肉桂末密



貯每進御一小茶匕濃煎神草湯化下茲謹啟

至暮又見內差官澤忠侯來宣召正堂官參同官與余  
入侍依前侍脉再診診畢 聖上御問脉既洪數如何  
又用桂附余對曰臣竊見御脉無力縱有盛熱亦為假  
熱茲又奉許再診果見脉情上寔下虛進方穩當御又  
問曰既有熱如何胸膈滿穀不化余對曰臣竊見方書  
有曰脉按無神此是浮游於膜表之火則外熱而內寒  
上寔下虛故見中滿不化御又問曰內寒何有小水黃

濁余對曰臣竊見內經有曰中氣不足則溲便為之變  
非中寔方為熱 聖上曰他既堅言必有定見仍依方  
製小劑試服二公皆對曰這所進方穩當乃各趨出來  
侍騎店共坐正堂官似有難色謂余曰脉洪數而用桂  
附濟熱恐非大虛而公堅請若此甚為可懼參同官曰  
火上添油若非真見豈敢亂投余曰各鍼在前僕不知  
禍福耶但窮所見以盡愚衷且前者進涼藥熱不減而  
滿愈增則中寒之故可無疑矣參同官稱曰如此則有



可據正堂官笑曰可急製之乃命右院首番官將御藥箱來公同秤量同尹附藥官煎藥二公各回駐所余與右院醫官閒談見閹宦一人立於廣堂假山處相隔數十步以手招余余卽起身而來伊官曰奉聖母旨傳來召老師侍脉難易如何攸許寔對余思之良久乃曰僕乃山野人一旦朝見天顏甚其戰慄十分不能道一脉情雖見猶恐辯認不真當以奉藥劑後則可自知請貴侯審僕之真情洞達伊官入禁中去了余回駐問請

值日醫臣曰此官乃內差工番管侍幹軍坦忠侯余來十字宮乞回寓正堂官曰當早來余得命而去是夜五鼓半余至府門未開坐待門開而入余見正堂官笑容滿面亦暗喜曰果桂附不熱矣正堂官曰這藥進御一次亦且和平咳聲退減鷄鳴再依方製一劑進御一次小便利而淡黃必熱減了乃令余隨入禁門外立待伊官先入未瞬息見命傳余入又攸許看脉聖上御問曰服此藥亦得清泰已少有思食料當如何余進對曰



藥力尚淺未得建功請敕製膏藥氣純力全方能滋補  
御敕正堂急製膏藥正堂官得命與余趨出侍騎店正  
堂官就駐早飯令余在此曰待奉敕辰飯頃之見侍厨  
軍捧過飯盤來其美敕自不必說自此每日三辰敕許  
余飯訖正堂官夕至侍騎店令余秤選製膏藥余乃擇  
其最精者合藥其鹿茸只取北茸苗血凝實價一千煎成膠  
得二合與膏藥又取最肥大人參四五支者實價一千  
煎湯藥諸品製完正堂官付與侍茶官監守煑造不題

又見前者坦忠侯謂余曰奉 聖母旨傳來言與貴師  
今奉見 聖上御茶甚得清泰 聖母甚喜又敕問老  
師聖母常有脇痛年餘今敕調治可得急安否余言常  
病理必無難其迅速侍奉憑脉方敢定見那坦忠侯去  
了又見澤忠侯自禁中來侍騎店言奉旨敕賜老師正  
堂官命余跪下澤忠侯立唱曰恭喜 聖旨敕稱老師  
八侍奏對詳明且諳脉理仍敕賞太牛一隻又預敕涼  
服厚衣以重八侍正堂官令余起來言於澤忠侯曰請



凡照例澤忠侯入禁中不知緣故細詢內院一省番官  
他曰照例者凡有放賜例有拜問太牛者是何物他曰  
太牛一隻准錢十余亦詳問不諳辰事甚為可哂話分兩  
頭再說辰有北客人各注點見余製藥乃自言曰

聖上富有四海御藥六七年來每藥帖約錢不過三四  
陌今天劑用錢至千貫方為王者用蓋他素得寵幸故  
肆言無憚自此相交辰宮中亦起一口號十四

余排行第七  
他亦稱七故

日十四他與余坐則同席食則同盤情交甚固原來他本

知醫學王道前辰每見聖上多御涼藥與消導品屢  
力請滋補方然與眾異不用每鬱鬱難言那辰見余用  
峻補道同意合相處之間益厚自不必說正堂官謂余  
曰公可急回備辦衣帽明早入侍蒙得放賜事係匪輕  
不可小視若明日入侍再依前樣此為薄視君恩罪該  
當死余將去又再三可囑余謝曰敢不如命乃辭歸意  
正堂官知余心本無以放祿為榮幸且自己所進故著  
意庇護余亦忖曰我雖無焚荷裂芟之操而此以為東



門掛物又何不可乃遣人借來親朋處是暮見正堂官  
役目將錢拾貫來余寓夜二更又見侍厨軍遣御饌來  
放賜他有惶恐之意曰僕等遍處尋訪故遲延至此望  
貴師酌免余依例許他放錢他辭謝不敢受以為有過不肯受賞  
而去至明日余具有衣帽詣府中正堂見余有此官樣  
似有喜色謂余曰聖上於暮間暴熱已除小水漸清  
胸膈太減黃濁漸止此夜已御進三次膏藥余聞之亦  
暗喜乃共八侍脉辰聖上御在軟床坐在錦蓐笑謂

正堂官參同官曰今日舉動甚見輕爽意者桂附之力  
乃能健運腹已覺饑若然從前肆用涼藥豈非誤乎正  
堂官進曰臣等見用桂附寔為惶恐焉知假熱見桂而  
清聖上曰此他果有經用方敢用之正堂官又進曰  
臣本多病自家用藥又遍求醫治及臣奉命入驩州始  
得相識野人言語粗率其於医理淵奧想今天下医人  
寔無逾此辰余聞伊官言毛髮聳然暗自苦叫曰我果  
如油入麵矣無有出期進言了又各出至侍騎營知兵



官候執手曰僕今日心腸曲曲寬暢矣知戶官候牽責

正堂官曰有此人如何至今始薦正堂官笑曰於二月間已舉八侍世子但不用耳說罷各八侍騎店共坐辰余名聞府中坐間屢屢見人窺者於午後見內差官傳旨放許余八侍世子藥又傳正堂官曰從今只許老醫侍藥不許八一毫他藥正堂官得命乃將余入宮詣世子寢室余見樓閣重重細細世到子寢室與御寢亦在左近余隨正堂官八侍脉此辰見形體羸瘦益甚腹大皮

簿筋青臍突寸許氣喘欲脫脉則沉細無神余忖曰我

初見世子尚有臙肉脉猶洪弦今已至此必無能為矣

古人以四症為難正謂此耳然止云疴病盡之一字諱

不敢言余着完拜謝而出例初入正堂官令余來十字

听向耳邊細語曰公所見如何余曰形神哀竭殆甚勢

不起矣正堂官聞之愀然長嘆一聲倒卧於床上余知

伊為聖上擢用他待以心腹資以羽翼者本以托孤耳

忽聞余言有此光景又問余曰盡公之力如此還有可



望者余曰或以服剗劑以致精血枯竭為藥之害非病之能今以補藥亦猶以旱逢甘雨則數日之內吉凶可知正堂官曰如此可急製藥余以前日所計方今則倍用之加沉香少許白朮四用蜜煎地一用乾姜六炒黑五味四生沉香仁各煨成膠濃煎北參湯化服

製完正堂官遞與副阿保知戶官依法煎膏日暮余乞歸阿保官曰老師製造諸藥宜在此奉侍余托言僕有脾病在此出處不便阿保官曰醫者叫病誰人肯怜有

小水店在城脚甚是曠寂前有一池可來此為便余要回乃乞替門人胡婆監造伊官許之余回寓至明日來自此每入聖上御寢者脉次來者世子脉余見膏藥煨成如何未御原有人進言於正官處乃世子曰從來

世子所御之藥絕不敢用白朮煎地蓋朮則閉氣煎則滯脾今用至三四月寔為驚懼若投之則大小俱秘正宮召北人名注質之原北客入本為正宮家臣其妻出入正宮中不禁最愛侍脾因此正宮召來質之伊乃言



曰久服消利藥而脹愈增果是腹脹今用滋補藥正得  
以補為消之法臣意亦然請進御無疑倘萬一如何臣  
乞全家坐罪正官聞此乃敢進用北客人來侍藥店與  
余歷說如此余意不平又厲言與院中諸醫曰世子真  
天人也寔有鐵石肝腸想一年來藥品不知其幾而神  
色仍然若人家子必一日難留矣大要病之為症非寔則  
虛藥之治病非攻則補以用攻伐而病不退顯其為虛  
虛則補射伐既無功而滋補又不用更有何法為耶且

一年來已力已窮難圖再救何可忌能競功又加阻謗  
醫家以活人為念仁術中本由臣子忠赤之心何在諸  
醫聞言亦皆冷笑原此譏人每恃得幸輕蔑余言眾皆  
唧怨又平昔自以為目下無人及見余少有寸進故不  
免忌之北人曰僕得聞 聖上有寒涼之悔老師之藥  
若能建功則用射伐者罪該至死余與伊皆曰意亦至  
此伊再說數日來世子服此膏藥二便通利腹軟思食  
故歡慶之言聲聞于外那辰北人揚揚得意言語一味



春撞此人甚有慚色告病不來北客人有密言於余曰  
正宮甚是欣喜擬欲敕賜重賞余恐病不太旺未必成  
功乃懇告於北人曰願兄悉心稟請速功建萬全庶敢  
當此重賞不題再說此辰聖上進御膏藥已得六七  
日諸病如失惟飲食進四肢倦怠懶於言語正堂官密  
問余曰病退而精神益疲此是何故余尚爾模糊不敢  
言伊官問之再三余曰七日五臟傳變氣候一來則當  
漸旺今見病衰意者尅削已甚元氣憊矣書云胃氣一

敗百藥難施正堂官聞之驚惶失措謂余曰當如之何

余曰為今之計當暫緩膏藥急救胃氣正堂官令余乞

方余乃計用北參二白朮一大附八濃煎頻服

得數日病勢仍然又二日乃九月十一日聖上晏駕

余依舊日日詣東宮侍藥次日世子嗣位出御府堂許

文武官僚拜賀辰亦敕許余侍從調治世子於病中忌

見風日一辰外出為風寒所感回至宮中微發惡寒召

余入侍者脉余以八味去牡丹減澤瀉加麥門五味牛



膝進御諸症減而氣促似喘益增前之已退諸症復起  
余見勢不可為乃稱病不入侍三日又差來問方此辰  
幸得新進山西醫人八侍余乃得少閒自忖曰可見機  
而去乃詣正堂官托言家中有急病累得家書催促而  
未敢啟齒事勢到頭願大人憐之正堂官猶有難意余  
復曰乞暫回省視事得成敗請來正堂官曰如今事勢  
又別公當入府中遍請諸受命官又入拜謝方得辭余  
依言而行諸受命官有許有不許余忖曰許者過半余

自去矣乃就禁中拜謝至宮門與北人相遇他執余手  
曰老師遠去使僕日夕無聊他又曰庸醫豈能有濟我  
等自當出力庶可挽回余曰僕去不日復來北客笑曰  
已去豈有自返之理余笑曰兄何得發此迂言乃相携  
而入那辰副阿保官抱小王在懷中余拜了四拜小王  
曰老師茶甚甘易飲我欲飲之余聞言暗自嘆曰累受  
苦寒之為害矣乃趨出回來拜別正堂官伊官發許行  
李五十貫余辭只領十貫乃來與郡侯作別各叙惆悵



之懷乃出藥錢與辰物為贈相話片辰茶罷余起身謝  
別郡侯步行於泥濘中相送出營門郡侯知得去不復  
來執余手曰僕與老師後會何辰相視凝眸各各含淚  
余恐此行有阻乃回寓所與主人擇優官作別潛移至  
親侄馮家整備行裝借取親朋軍士術遞凡京中親友  
不能來作別者各寫書遞來致謝乃揚言從陸路而行  
暗自令人備借直渡船畱在長信津次辰京中朋友得  
知余潛移寓處擇忠轄右擇優左銳等官員皆親來祖

餞十月十二日絕早步至橫亭兵各出術曲城侍內左  
官軍次在橫亭余來叙別悒快之情動於顏色辰余作  
別伊官出贈名茶一包詩一首其詞云禁城以術無以  
為贈殊覺無聊今有白毫一遞候預為他日寄梅笑納

**其詩云**

傲 傲盡 寒霜冬五夜相思况又憶  
人兮歧萬里  
堪 惆悵腸斷西山日暮雲

余行至長信寺津登舟順流而下余在舟中間望烹茶  
暢飲談話揚揚何異脫網之魚離籠之鳥歸心似箭西  
望千山深如黛色每見深處疑是家山乃閒吟一律以



叙懷云

拜別龍樓九陸寒悵携琴劍出都廂馬語蓋路  
回程易舟去中流返棹難雲若多情來却暑山

如有意為兩顏西邊萬岫  
皆蒼翠惟有雙峰似我峰辰河水流漸舟輕帆順午後

至冷返余舍舟登陸來迨月塘寺這寺一山設松閑於

大路傍閑後有半月池池畔樹木交陰松楸蓋地前有

一錦墻墻有門以通覺路庭之東西有二土山山上各

起鍾樓中建一宮廣殿高堂離亭峻閣四方八面皆畫

壁輝煌曲檻斜通名瓦競發轉折白石階千門相對一

路鈎連余遊玩良久嘆曰果名下不虛傳祇園無以加

矣但有限之人力那如不盡之天然故騷氣墨客酷愛

林泉氣味良有以也乃賦一律詩題之壁間而去

半月池塘不二門重重樓閣擁前村迴廊疊出飛花路  
曲檻斜分種竹軒九品香燈疑白晝雙樓鍾鼓動黃昏

松楸滿地留幽寂但恨庭無猷菓猿  
言雖幽閒而無林泉意味題罷余來憲南營

與書記官相見原他是驩州人與余有舊識為正堂官

本鎮事務乃留宿數日買些藥材地貨又借取鎮兵六

人術從十六日余來懷安縣阮舍社省問妻家宗族十

八日早晨至阮舍乃備設牲禮告謁外堂與親屬叙契



關辰先興知府公亦在家見余來不勝喜望備言諸病  
余乃許滋補方又增許肉桂拜伊不勝感謝辰余家人  
與術從軍士有二十人自京中至此從正路而行只有  
一日程因恐回程有阻間行已七八日肩糧將盡難以  
久留十九日叙別起程原來這一路山水余少辰從居  
養父家在此日日遊玩如南邊一帶香積解冤諸洞西  
邊香臺香臺諸山寺皆為風景絕勝余之足跡無所不  
至倘取水路而行則一望可觀乃借知府官船自阮舍

江津順流而下行至河舍亭乃余先考外家今子孫哀

敗縱余來亦無與語令維舟亭畔佇見先墳望拜幾拜

了又下舟而行自貞節社名至浮園社名約四五里兩岸排

立各藍勝迹處處宛然凡余少辰所遊之地或隱或現

細想自見然觀景會情又憶昔辰人如今何存何沒咨

嗟之間又聞滿月寺引出數點鐘聲益增惆悵乃吟一

律以叙懷云一別江鄉三十秋如令復觀前辰遊河亭

疑晚翠雪山西出浸寒流山僧是夕暮至珠橋登岸投  
看識吟依若不許鐘聲上客舟



宿明日起行自是暮宿曉行自不必說數日至永營余  
入謁署鎮官叙說久別之懷且言術從軍士甚疲勞又  
借軍士數人而回十一月初二日至家山與妻子相叙  
次日撥許衛從軍士隨便回家赴京備牲禮告祀家堂  
鄉里親朋各來問賀契闊常情自不必說續得數日來  
正堂官被害全家覆沒余聞之嘆曰富貴如浮雲歎管  
樓臺一旦成荒落矣又暗喜曰余晦迹林泉窮通在所  
不掛念一旦被召扶老至京幾及一年百請千求始能

得出縱使初心不堅搏得一官來此日名未成而身已  
辱矣悔之晚矣幸而故山之誓不忘雖在名利場中而  
不為名利所迷望望然而來于于然而去直與故山相  
見枕石睡花前於夢中聽得傳言忽然驚醒忖曰我不  
為人嗤笑者惟不貪故耳後因琴樽餘暇乃歷筆其事  
之顛末為記其事使後之子孫知處世當隨緣守分知  
足知止以不貪為榮之明鑑也

皇朝景興四十四年癸卯仲冬記

上京記事卷終







